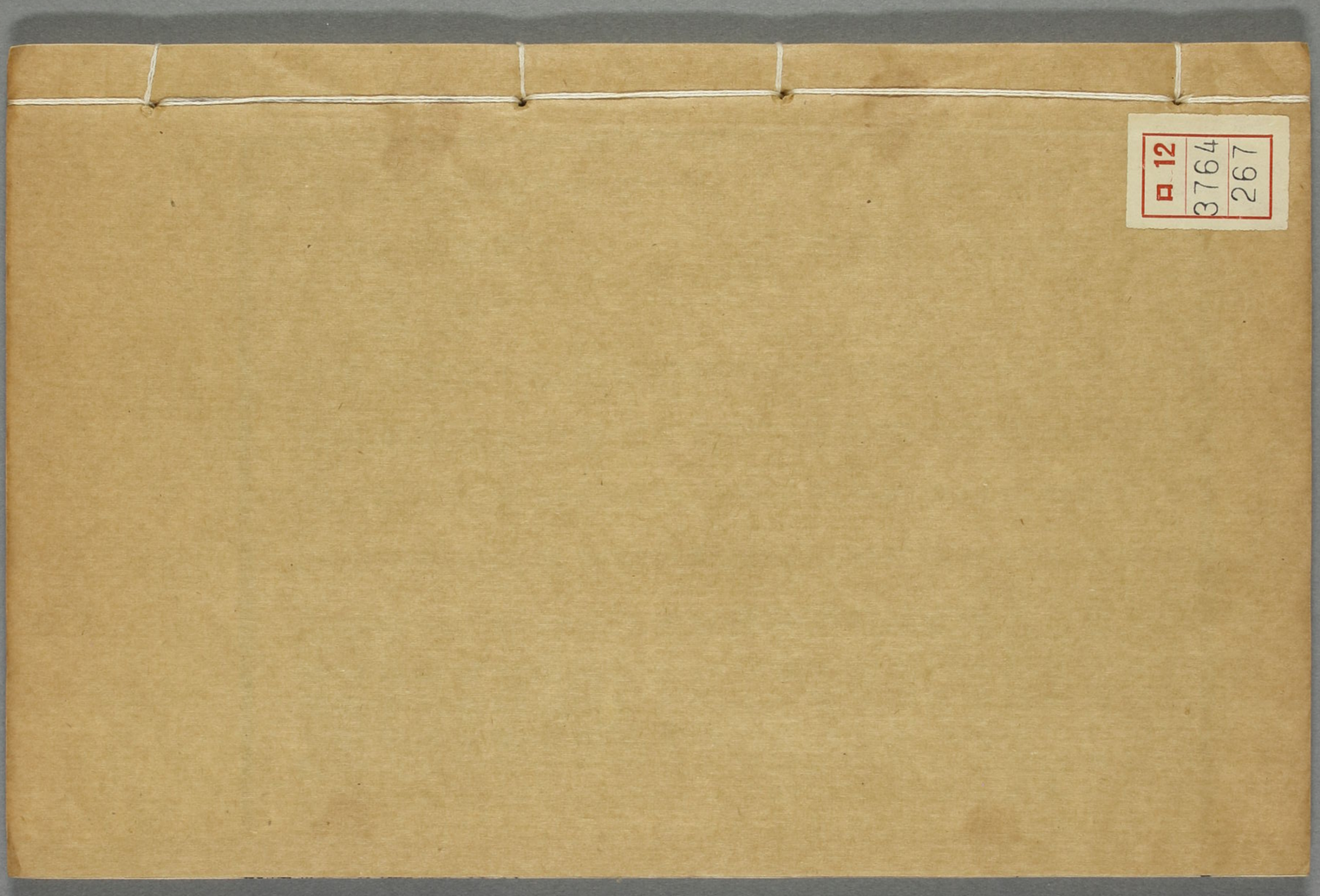
12
3764
267

D12
3764
267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二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

隱二年春
盡是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注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朝聘會盟例皆時疏杜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大事表戎在今山東曹州府之曹縣與河南蘭陽縣接界潛蓋近戎之地當在今曹州府西南境水經注濟水篇濟瀆自濟陽故城南東逕戎城春秋公會戎于潛是差繆略云公羊潛作岑按唐石經亦作潛潛岑音近爾雅釋器檮謂之涔釋文涔郭岑潛二音詩周頌潛篇郎作潛字山海經西山經大射之山涔水出焉郭音潛按管子小匡云桓公

91-300

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常爲
居常與許之常潛卽此也然究未詳於今爲何縣地毛氏奇
齡春秋毛氏傳云戎者徐戎也費誓淮夷徐戎並興注徐戎
在魯東故書序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此是內夷雜處中國故
得與中國通往來之禮○注凡書至好也○曲禮下云諸侯
相見於隙地曰會定十四年注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
會間隙之地然則凡會者爲朝天子此無故而會故書以惡
之○注古者至踰竟○書大傳圻者天子之竟也諸侯曰竟
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公羊傳曰諸侯相聚於圻之上
公之始霸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于孤竹反而
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里
桓公問于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竟乎管仲曰非天子不
出竟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君恐後世以寡人爲
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
之遂溝以爲竟而後去是不得踰竟事也釋文竟今本多作
境字按竟境古今字○注所傳至外也○二國相會謂之離
會離兩也二國私相會合同惡相濟不使人知惡之特甚也
略外而詳內所以責魯以正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
衞靈公文引以證先自詳正義也後漢書陳蕃傳春秋於魯
小惡必書宜先自整飭後以及人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以仁
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
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

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
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諱已謂之厚求諸
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又云義之法
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
者非謂正人謂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
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衰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
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難
矣而春秋奪之義詞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
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趨而利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
正人此其法也又俞序云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
王之道莫美於恕故予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
天下中論修本云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已而寬
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眾國也大惡始筆○注王者至勿
追○白虎通禮樂云何以名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通義云戎狄皆略不別君臣
舉其號而已所謂國不若氏也後漢書應劭傳說鮮卑云鮮
卑皆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
不拘性義故數犯障塞且無甯歲唯至互市乃來苟欲中國
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
內蓋爲此也前漢匈奴傳蕭望之曰戎狄荒忽言其來服荒
忽無常時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是王者不治夷狄也舊疏
云當所傳聞之世王者草創不暇治夷狄卽先書晉滅下陽

末書楚滅穀鄧是也而此經錄戎來者勿拒故也孟子盡心下云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注言其去者不追呼來者亦不逆拒荀子法行云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去者不止論語子張云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皇侃義疏本作距拒距通也論語述而篇不保其往也集解鄭曰往猶去也管子七臣七主篇注追猶召也國策齊策故專兵一志以逆秦注逆猶拒也詩大雅皇矣敢拒大邦疏敢拒逆我大國也則來者勿拒謂來者勿逆之去者勿追即謂不來者則不必徵逐之王者務德不勤遠義也○注東方至曰狄○舊疏云下曲禮及王制皆有此文白虎通禮樂云東方爲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南方爲八蠻西方爲六戎五狄北方爲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此百姓之難治者也按此統舉四夷名爾非謂此爲西方戎也○注朝聘至皆時○舊疏云朝書時者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昭十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是也聘書時者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是也會書時者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以下會于北杏十四年冬公會齊侯宋公以下于鄄是也盟書時者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是也通義云會例時有所危乃月錄之

夏五月莒人入向疏漢書地理志沛郡向下云故國春秋曰莒人入向姜姓炎帝後左傳疏引世本云莒已姓向姜姓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于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爲已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其公以後微弱不復見四世爲楚滅向則不能知其終始杜云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是也水經注陰溝水篇北肥水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國也世本曰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京相璠曰向沛國縣今并屬譙國龍亢也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于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伐莒取向襄二十年盟于向杜氏于宣四年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城疑遠也方輿紀要春秋向之名四見杜預解爲二地承縣在今嶧縣境內龍亢今鳳陽府懷遠縣寰宇記在莒州說皆未確惟沂州之向城近之蓋向先爲國後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以攝乎大國也然莒亦小國去沂州尚遠知向國非沂州之向城鎮也寰宇記在密州莒縣南七十五里當從之然則地志謂在沛郡杜因謂在譙國龍亢者則尤遠矣

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注入者以兵入也已得其國而不居故云爾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淺深皆舉之者因重兵害眾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諸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魯入杞不諱是

也入例時傷害多則月〔疏〕通義云得而不居者克勝都邑弗取而有也左傳文十五年云獲大城焉曰入之莊十年傳入不言圍注得而不居曰入用此文也然則宣四年伐莒取向彼向爲莒邑者或後此又爲莒所并也○注入者至云爾○正以侵伐戰圍入雖不言帥皆是用兵之文故云以兵入也毛氏奇齡毛氏傳云有入而取其地者與滅同閔二年狄入衞哀八年宋公入曹是也有入而不取其地者後十年宋人入鄭桓二年我入杞是也此入向不知取地與否据左傳與公穀皆入而不得其地然僖二十六年公會莒茲平公莒莊子盟于向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則又似滅其國而取其地矣按毛氏兼本左傳爲說然彼二盟安知非盟于向都向人與盟如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僖十九年盟于齊之例耶○注凡書至已時○搆字依鄂本補監本因重誤用里云正不得者言用兵皆書之意言於正道皆不得也云外內淺深皆舉之者侵爲至淺滅爲至深也莊十年傳猾者曰侵精者曰伐注猾猶麤也精猶精密也猾即淺精即精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凡書兵則不問諸夏四夷與魯皆書以責也孟子盡心云春秋無義戰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繁露竹林云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重也盧注一二言次第不遺也云因重兵害眾者繁露竹林云所害幾何放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新序五昔衞靈公問陳孔子言俎豆賤兵而重禮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云子梁惠王云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蓋興兵則搆怨不至伏尸流血無已時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繁露竹林云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而惡戰伐無詞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辭已是其惡戰伐之者居下是其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不爲大惡也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者禮記王制云五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則州內有無道者其長帥正伯得征伐之也按王制又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漢書卅將隆傳古者諸侯方伯得專征伐乃賜斧鉞而保伍連帥得有征伐之道者若已賜弓矢則小惡亦無矣○注魯入至是也○舊疏云即僖二十七年秋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注入例至則月○舊疏云即成七年秋吳入州來定五年夏於越入吳是也傷害多則月者此文及僖三十三年春王三月秦人入滑是也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入杞書日者彼注云日者杞屬修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入之故錄責之

無駭帥師入極〔疏〕無駭至周駭侯音義近說文馬部駭驚也人部侯奇侯非常也非常亦有驚義差謬略云帥公羊作率通義云公羊率師之字如此見五年傳今本率帥雜見沿寫誤也依說文解字帥本巾帨之帨當作率為正按今石經公羊亦作帥其誤久矣率亦段借字說文辵部遳先道也段氏玉裁注遳經典段率字為之周禮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注故書帥為率鄭司農云率當為帥太鄭以漢人帥領字通用帥與周時用率不同故也此所謂古今字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帥皆作率是也又說文行部衛將衛也此其正字率者捕鳥畢帥者佩巾皆段借也極者杜云附庸小國左疏引賈云極戎邑晉書地道記高平國湖陸縣西有極亭穀梁云極國也大事表云今兗州府魚臺縣西按公羊以為疾始滅穀梁以為滅同姓則是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方輿紀要亦云在兗以入為滅先儒以入與滅不同考極自此後不見經而魚臺縣近魯棠地則極為魯有可知第此入與上入向之入異入向為得而不居此則諱滅為入蓋實滅也沒滅文言入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注〕據公子遂帥師入杞氏公子也〔疏〕下八年左傳云無駭卒羽父請謚以字為展氏通義云然則無駭生未有氏得發此難者春秋

據哀錄隱非史官書現時事之比本可以追氏之若公子翬之孫方為駒氏而國語謂之駒翬公子遂之孫方為仲氏而經言仲遂卒于垂故知此不追氏者即貶義也〇注貶〔注〕據公至子也〇僖二十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貶〔注〕猶損也〔疏〕注貶猶損也〇廣雅釋言貶損也文選封禪文不可貶也注貶損也後漢書安帝紀注貶引謂貶損引過也通義云貶者黜也春秋託天子之事故有貶法大夫貶去氏者言宜奪其卿位諸侯貶稱人者若曰宜降為小國也曷為貶〔注〕據公子遂俱用兵入杞不貶也〔疏〕注據公至貶也〇舊疏云欲決隱八年庚寅我入邴非用兵故也

始滅非但起入為滅〔疏〕注以下至為滅〇舊疏云即下八年終其身不氏然則若直欲起入為滅止應此經貶之而已不應終身貶之故知并欲起其疾始滅也通義云疾猶惡也接已甚亦謂惡之已甚也

據傳言撥亂世〔疏〕注昉至人語〇玉篇曰部昉適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適始也列子黃帝云眾昉同疑注昉始也說文日部昉明也目方明故有始義是昉適始展轉相訓故注云適也惠氏棟公羊古義云五年傳云

始僭諸公昉于此乎蔡邕石經公羊昉作放鄭注考工云旅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是漢時公羊昉皆作放也校勘記昉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公羊殘碑昉作放又鄭氏詩譜序考工記注皆言放於此乎本公羊傳文是蔡鄭所據本皆作放當以放爲正昉俗字下同又云古多作放後人作昉作倣作仿皆俗字耳惠棟乃疑嚴氏春秋作昉何用顏氏春秋作放顏氏說誤也云齊人語者舊疏云胡毋生齊人故知之俞氏樾云昉乃俗字當從漢石經作放說詳阮氏校勘記惟何休訓昉爲適以爲齊人語其實未然今按放之言極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極諸也鄭注放猶至也至即極也儀禮聘禮記義之至也鄭注曰至極也是至與極義同也僖二十八年傳文公爲之也放亦極也放乎殺母弟者乃推極其後而言之也始滅故於此乎乃推極於此而止矣故曰始滅放於此乎何解未得其義宣六年傳勝乎皇門放乎路衢凡言放乎者並至極下而立十二年傳勝乎之義也若訓爲適則不可以爲詮詁矣按僖二十八年宣五年傳之放可以訓至訓極此則當仍何訓爲是○注據傳言撥亂世○舊疏云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既言作春秋明亂世明知相滅非一此經

爲疾始滅故　前此矣注　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鄫是也　疏　據而難之　注前此至是也○舊疏桓二年取鄫大鼎于宋傳云此取之宋其謂之鄫鼎何器從名注器從本主名名之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鄫鼎然則宋滅鄫在春秋前故十年公敗宋師辛未取鄫僖二十年鄫子來朝傳鄫子者何失地之君也是也　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　注焉爾猶於是也　疏　注焉爾猶於是○宣六年傳則無人門焉者注焉者於也玉篇焉是也是焉字容有於是之訓故禮記月令天子焉始乘舟謂於是始乘舟也國語晉語焉始爲會謂於是始爲會也禮記三年問故先王焉爲之立制謂於是爲之立制也又云焉使倍之謂於是始倍之也此云託始焉爾謂託始於是爾注爾字疑衍孟子梁惠王篇盡心焉於是始倍之也此云託始焉爾謂託始於是爾注爾字疑衍心焉耳矣注焉耳矣者懇至之辭亦謂盡耳矣也　曷爲託始焉爾　注據戰伐不言託始　疏　注據戰至託始○舊疏隱二年鄭人伐衛桓十年齊侯鄭伯來戰于郎傳皆不言託始故難之　春秋之始也　注春秋託王者始起所當誅也言疾始滅者諸滅復見不復貶皆從此取法所以省文也　疏　注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此傳春秋

謂君子所修春秋也通義云君子所修春秋滅國於是始也昭十二年傳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其詞則某有罪焉爾又舊疏引孝經說云孔子曰非焉孝經屬參春秋屬商微似之語獨傳子夏此孔子所作之春秋也子夏傳與公羊氏五傳乃至胡毋子都董仲舒傳之竹帛推演其義卽此春秋之始諸精義也蓋隱桓以下爲春秋之隱桓非魯國之隱桓聖人以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故假魯以張治本非隱眞爲受命王也杜預范甯不識七十子微言大義以孔子之春秋牽泥於魯之春秋以故動輒荆棘則不但不知讀春秋並不知讀孟子矣○注春秋至誅也○孟子滕文公篇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卽託王者於春秋之義也春秋之始卽王者之始也云起所當誅者繁露王道云誅犯始者省刑絕惡疾始也又云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弒無已明無駭滅國魯不能誅故春秋之王者誅之也○注言疾至文也○舊疏卽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定六年鄭游吉帥師滅許之屬是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若喪不三年不勝譏則自閔公始書吉禘于莊公妾母爲夫人不勝譏則自成風始猶此滅國不勝譏故於無駭張義也此滅也其言入何〔注〕據齊師滅譚不言入〔疏〕注據齊至言入○舊疏在莊十年內大惡諱也〔注〕明魯臣子當爲君父諱滅例月不

復出月者與上同月常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疏〕繁露滅國上云隱代桓立所謂僅存爾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是其爲大惡也通義云侵伐圍入都無諱文獨滅諱惡者諸侯有得專征伐之道不得專滅國覆人之社絕人之世令誠有外內亂鳥獸行者當以九伐之法正之非可攘土地以自廣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君子惡兵以利動故取邑爲小惡滅國爲大惡也趙匡難此傳云滅而言入實入者將如何書之廣森以爲實入將書展無駭率師矣內諱弒言薨與實薨者同詞則諱滅言入卽與實入者同詞亦何不可況貶去氏者正起其非實入乎○注明魯至父諱○所謂爲尊者諱也孔子雖據魯以爲後世制法於內事多所諱明爲魯臣子也○注滅例月○舊疏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注不復至日不○鄂本同閩監毛本日不誤日下舊疏標起訖亦誤作日下與上同月者卽蒙上茍人入向之夏五月也常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者舊疏云月日有此注而復言之者正以彼月爲下公子益師卒其祭伯來奔不蒙月今此夏五月三事皆蒙之嫌其異故重發之然則彼祭伯來事輕公子益師卒事重此則二事俱重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爲後背隱而善

桓能自復爲唐之盟〈疏〉杜云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包氏愼言公羊麻譜云元年已積有百五十六至此年十二月爲八十四除二百二十八分成月仍餘五分十一月後宜置閏長麻閏十二月而八月無庚辰庚辰爲七月九日于殷麻不合杜又云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唐與棠通即隱公觀魚處方輿紀要武唐亭在魚臺縣東北十二里按戎在今之曹州府曹縣地與魚臺等處近以疏引左氏之義以極是戎國都極亦在魚臺縣地然極已滅矣無緣復與盟況上下皆與戎會盟不得無駭復帥師入之左氏義恐非○注後不至之盟○舊疏春秋之例不信者日故後不相犯日者言爲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者即桓二年秋九月公及戎盟于唐是也按注意當謂爲後背隱而善桓爲句桓爲隱賊戎與隱會盟相繼不能聲罪致討復與和好結盟故春秋以不信責之書日也能自復爲唐之盟自指戎言舊疏引舊解以爲戎能自復是也舊疏謂善桓能自復春秋方責戎之不信何爲於此有善桓詞與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疏〉左疏引世族譜紀姜姓侯爵莊四年齊滅之杜云紀國在東莞劇縣大事表紀在今青州府之壽光縣山東通志紀本在東海贛榆縣後遷劇亦稱紀城有臺高九尺俗曰紀臺城旁有劇南城青州府

志紀臺城在壽光縣東南三十里履綸左氏作裂繻裂履一聲之轉春秋異文箋繻綸古今字說文玉篇無綸字校勘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履綸音須惠棟云綸讀爲投說文綸貰布也古綸與繻同音

紀履綸者何紀大夫也〈注〉以逆女不稱使知爲大夫〈疏〉注以逆至大夫○舊疏正以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皆是大夫爲君逆女而文皆不言使今此不言使故知是大夫也又云或者使爲爵字誤按逆女不稱爵意謂不稱紀侯故知爲大夫耳若但不稱使無以別其爲大夫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稱使者亦大夫矣通義云推襄猶稱且字知履繻蓋下大夫名見者以接內也紀侯爵當從大國例凡大國之下大夫與小國之卿同非接內不錄其名氏唯大國之上大夫然後書名氏若襄之則以伯仲書禮五十不稱且字所以示法未五十不得命爲卿也按穀梁亦云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惟紀雖侯爵實由嫁女天子增爵稱侯此時猶不得爲大國也何以不稱使〈注〉據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稱使〈疏〉注據宋至稱使○婚禮不稱主人〈注〉爲養廉遠恥也〈疏〉繁露玉英云春秋有見成八年夏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乎心者經禮也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乎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

詞窮無稱稱王人變禮也○注爲養廉遠恥也○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疏〕注禮有至以行○儀禮士昏記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張氏爾岐鄭注句讀云此請期以上五禮皆命使者行故言使命所出必自其父若無父者則母命之母命之者亦但命子之父兄師友使之命使不得稱母命以通使也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母命之者母使子之諸父兄命五禮之使者親迎則使命其子皆詞皆稱母所使出命者之名也雖有諸父諸兄必待母命而後爲之尊大宗也又云昏禮當使同姓主之公羊傳云稱諸父兄師之公某之師友師友異姓而與父兄並稱恐未安按稱諸師友或禮之變故說苑亦詳載其辭蓋穀梁家亦有是語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階注云父兄諸父諸兄也是諸父諸兄但可以戒宿而不可以爲冠主推之昏禮亦但可稱諸父諸兄以命使而不可以諸父諸兄主昏著之宋公至稱使○白虎通嫁娶篇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昏禮注躬猶親也親命之謂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則文王亦係自定娶蓋詩家說也故繁露玉英云詞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是也孔氏左傳疏云公羊言無母者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況諸侯乎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耳昏禮記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通義云廣森謂雜記國君取夫人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徹邑事宗廟社稷此卽躬命之稱主人之詞按何意亦止謂有母者宜尊母命以行婦人無外事故以母命命父兄師友以逢耳無母則宜自定娶如雜記所云故此云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似不必大夫以下始稱父兄師友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注〕以不稱使知有母〔疏〕昏禮記注宗子者嫡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有則何以不稱母〔注〕據非主人何不稱母通使文〔疏〕

據非至使文○意以婚禮不稱主人爲養廉遠恥既有母則與主人自命異似可稱矣故據以問　母不通也〔注〕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疏〕繁露陽尊陰卑云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不得達之義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紀侯之母宜稱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也漢書杜鄴傳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猶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注引此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注婦人無外事○通義婦人無外事但得命使於國中耳不得通於四方文不可曰紀侯之母使履繻來故直不稱使也杞伯姬來求婦得以母通者彼內女錄親親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變禮也無出境事即謂此婦人無外事也爲子娶婦即杞伯姬求婦事也儀禮疏引服氏左注云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不稱使婦人無外事是與公羊說同也而說苑修文篇云親迎禮奈何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腆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似婦人母命之禮矣子政習穀梁或穀梁家說外逆女不書此何以

書〔注〕據伯姬歸于宋不書逆人〔疏〕注據伯至逆人○猶譴也〔疏〕注譏猶譴也○廣雅釋言譏譴也舊疏引宋氏注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譏較貶絕爲輕所謂輕重之旨也　何譏爾〔疏〕通義云爾何所譏於是事也問貶曰曷爲貶問譏則曰何譏爾者貶不必爲本事多罪在于彼而文見於此者故主問其所爲譏則皆爲本事故不問曷爲矣譏始不親迎也〔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疏〕漢書外戚傳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穀梁伯姬歸于紀傳曰逆之道微無足道焉故曰微也是亦譏不親迎而大夫來逆迎也箋云時不親迎故陳親迎義也齊風詩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又嫁娶篇天子下至士必親迎彼固在春秋前也○注禮所至女也○白虎通五行云娶妻授綏者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荀子大略云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

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禮記坊記云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又郊特牲云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禮昏禮云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注壻御者親而下之又云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注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皆男先女之義也按親迎之說不同禮記疏引五經異義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氏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鄭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文也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氏從公羊義也穀梁桓八年注引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卿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天子雖尊其於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蓋亦用異義并駁異義文禮記疏引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尚南面文王猶爲西伯又左氏桓八年疏云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据此以爲天子禮孔子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天地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按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祭公者何天子之王公也何氏云婚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問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迎天下之母若迎婢妾故譏之則但譏其六禮不重其事耳無譏不親迎文又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氏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天子當親迎與異義所載公羊說異也通義云以詩考之文王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蹶著篇刺時不親迎首章充耳以素言士之服次章以青卿大夫之服末章黃者君服明國君不親迎合有譏也故莊廿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注左傳云禮也若然士昏禮自若不親迎禮者沈氏彤儀禮小疏云下云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固侯婦之廟見而後壻見婦之父母也則不親迎之爲無父者明矣敖繼公儀禮集說云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命以迎是親迎必受父之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此蓋統宗子支子而言萬氏斯大儀禮商則專指宗子之命則得親迎明矣謂先王之禮敬宗收族支子既稱其宗以命使者則宗子自必代其父而主其昏謂支子得承宗子之命而親迎是也敖說未盡顧支子而無宗子以命之則亦不得親迎諸父諸兄不可命宗子其可以命支子乎按昏禮記之若不親迎自謂有故或疾病者

爾赦萬說均謬沈氏從之徧矣盛氏世佐云赦氏創爲無父者不親迎之說據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娶婦事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則無父者告於廟而後迎禮也豈以無所承命而廢鬼神陰陽之大典乎隱二年經書紀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譏始不親迎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杜云禮也詩曰韓侯迎止于蹶泜之里晁而親迎孔子以告哀公是諸侯之迎且不以無父廢也況大夫以下乎赦氏之云其爲臆說無疑矣○注於廟者告本也○禮昏禮云主人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執雁從至于廟門揖入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婿遣女于禰廟者重先人之遺體不敢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禮也○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自專故告禰也

矣注以惠公妃匹不正不嫌無前也〔疏〕注以惠至前也○舊疏云問曰七缺之義如何荅曰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史記魯世家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允即桓公息即隱公是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事也宋女至而奪之其不行親迎明甚故不嫌無前也齊風著詩作於哀公之世序言刺不親迎皆在春秋前也

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疏〕注焉爾至是也○爾字亦係衍文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又晉於是乎作爲作轅田爲作州兵戰國策君何患於是不必以於訓爲以爾訓是分屬也曷爲託始爾〔注〕據納幣不託始○即莊二十三年公如齊納幣不言託始〔疏〕注據納幣不託始○即莊二十春秋之始也

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和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疏〕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何意謂此譏紀侯不親迎爲春秋之正夫婦之始也○注夫婦至之端○易序卦傳有男女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禮記哀公問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又郊特牲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是夫婦爲人道之始王教之端也漢書匡衡傳妃匹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後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又外戚傳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後漢書荀爽傳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天地六經其旨一揆○注內逆至書者○舊疏內逆女常書即經首閼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又云且詩初篇實桓三年公子翬成十五年叔孫僑如之屬是也按春秋內逆女凡五見翬逆女爲內逆女之始莊公爲親迎示法文公逆婦姜略之示其賤宣公遂逆女譏喪娶成公

僑如逆女譏其晚襄公以下不書葢皆從同故成十四年注凡娶早晚皆不譏者從履繻一譏而已亦謂不再譏不親迎也外逆女如杞伯姬宋蕩伯姬之來求婦齊高固來逆子叔姬使卿子來朝之類書各有爲不常書也○注明當至外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浦鏜云成十四年疏引此注作先自詳正與上公會戎于潛注同當據補按四年疏內引此亦無詳字

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注〕未離父母之辭紀履繻來逆女是也〔疏〕注未離至是也○桓八年傳娶于大夫者略之也注女者父母在塗稱婦〔注〕在塗見夫詞葢父母雖歿兄弟亦統之父母也〔疏〕傳女在其國稱女文四年傳女在塗稱婦者有姑之辭也者兼二義故也

服從之辭紀履繻來逆女是也〔疏〕注在塗至是也○見五年宣元年傳皆云其稱婦者有姑之辭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按傳注皆望文生義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對夫之詞故以在塗言之蕩伯姬來逆婦對姑立文故以有姑言之宣元年文

子重出己在塗則義成爲婦故禮親迎女在塗聞女之父母死反而奔喪爲其父母期從既嫁之服按禮昏禮自親迎之前女未純衣纁裳從者皆稱女至降出婦從以下皆稱婦亦禮經正名之義也葢是時壻女二人爲禮所謂執贄以相見夫婦之義從此始矣婦服也故云服從之詞舊疏僖二十五年宣元年傳皆云其稱婦者有姑之辭也者兼二義故也

按傳注皆望文生義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對夫之詞故以在塗言之蕩伯姬來逆婦對姑立文故以有姑言之宣元年文

四年稱婦姜並以有姑詞稱之者以非公親迎故也〔入國稱夫人〕〔注〕入國則尊尊有臣子之辭夫人姜氏入是也紀無大夫書紀履繻者重婚禮也

月者不親迎例月重錄之親迎例時〔疏〕注入國至是也○見注云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周道尊尊故從臣子詞稱夫人也舊疏解上稱婦云其至國猶稱婦者對姑生稱其實凡書婦者皆緣有姑生稱仍係未至國之詞若至國則宜稱夫人不係姑之存歿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然則大夫士之昏禮可以類推此經婦從女未在塗也而稱婦葢奠雁之時賓迎主授女既從賓則婦而非女由此始矣且降自西階亦即在塗故稱婦而不稱女也人夫家無改稱者婦士妻之本稱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注紀無至禮也○閔元年注所傳聞之世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紀時尚未爲侯爵於春秋時不得稱大國故宜從小國例無大夫稱人也爲重婚禮又以接我故進而有大夫故穀梁注履繻以名繫國著其奉國重命來爲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亦此義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例月即此及桓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宣元年正月公子遂之屬是也重錄之者親迎例月不親迎重而書月時略而月詳所謂詳略之旨也○注親迎例時○舊疏

云卽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之屬是也其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不親迎亦書時者爲其娶于大夫而略之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逆女不親迎亦書時爲其晚娶非重繼嗣之義而略之也通義云大夫爲君逆女例月大夫自逆例時非何義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疏〕禮記曲禮云男女異長鄭注各自爲伯仲季孔疏春秋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紀是也白虎通姓名云男女異長各自有終始也春秋傳曰伯姬者何內女稱也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是也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春秋傳曰伯姬者何內女稱也〔注〕以無所繫也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疏〕注以無所繫也○何意謂不繫何國之女故爲內女也○注不稱至父母○舊疏云正以莊元年傳云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明有得稱公子之道故注者決之按莊三十二年左傳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蓋當時有是稱然別之以女知不得稱公子固與男子殊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故云婦人外成也〔注〕其言歸何〔注〕據去父母國也婦人謂嫁曰歸明有二歸之道書者父母恩錄之嫁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

也禮男之將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內女歸例月恩錄之〔疏〕校勘記毛本謂誤爲按毛詩傳本作歸人謂嫁歸釋文本有曰字謂依缺以每行十字計之不矣恐因注衍也按陸德明時已有有曰之本矣後人或依曰者或依有曰字若有曰字則此行十一字不當有曰字唐石經公羊傳文傳本作歸人以下損曰歸傳婦人謂嫁曰歸疏云定本歸上無曰字蓋毛傳文古言歸有曰字見江有汜南山篚廣雅釋詁歸則有曰字故其語如此鄭箋則有設不同耳詩周南葛覃篇言告師氏言告往也爾雅釋詁嫁往也孟子滕文公下往之女家卽謂歸之女家故曰歸也○注婦人至之道○禮記郊特牲云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穀梁傳亦曰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公羊問荅云喪服傳婦人雖在外必有從也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故服期也據此有二歸矣然天子諸侯夫人父母卒不得歸宗以人君絕宗許穆夫人所以有載馳之詠也此指歸甯而言若大夫戴記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亦有歸宗之義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文十八年經夫人姜氏歸于齊是也詩燕燕云之子于歸傳歸歸宗也是嫁曰歸歸宗亦曰歸明有二歸之道也蓋婦人雖出嫁在外而不

能保無被出之時故於本族必有所主吳氏紱□□□云歸宗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夫家極凜凜有不克終之戒焉舊疏云即伯姬歸于紀宣十六年秋鄭伯姬來歸之屬是也○注書者父母恩錄之○穀梁傳伯姬歸于紀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此明詳內女略外女之義正以從父母恩錄之故也○注禮男至離也○白虎通嫁娶云禮曰嫁女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之不絕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之衰老代至也禮記曾子問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注親骨肉也又云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注重世變也韓詩外傳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禮記郊特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亦思嗣親之義也○注內女歸例月恩錄之○舊疏云即此文冬十月隱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恩錄之即上父母恩錄之義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疏〕帛同伯史記伍子胥傳伯嚭論衡作帛左傳作子帛墨子修城門云一帛尉注喜文選注作帛丕知縣東北有密鄉一統志密鄉五里即此密大事表今萊州府昌邑縣東南十五里有密鄉故城疑此時之莒尚都介根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注〕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高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疏〕水經注淮水篇游水又東北逕紀鄣故城南故紀子帛之國則酈元以帛爲紀子名矣未知何據劉氏逢祿左氏考證云古文伯或作白白或作帛鐘鼎石鼓文可證者多矣以子帛爲裂繻之字則杜臆說也果爾臣先于君其亢莫甚而稱字以褒之乎且經稱字或曰父或曰伯仲叔季紀子伯及宋子哀皆闕詞安可附會乎又解詁箋云著紀之本爵則桓三年之紀侯爲加爵明矣春秋無虛加之詞也存伯者闕疑也闕疑所以傳信傳意如此解詁失之按何意謂春秋無聞之文皆由孔子口授弟子未著竹帛之故劉氏必謂爲孔子所闕未知何所見云○舊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某然也○注春秋至之制○舊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某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某攬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引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所以生斯民覺後生也又引閎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詞具有其文又引春秋說云某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

生爲赤必告云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又文謚例云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是皆言孔子改周之文受端門之命立制以授漢事也蓋見時衰政失恐堯舜文武之道絕又見麟獲之異故順天命制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也○注孔子至相傳○監本秦誤奏哀十四年注引演孔圖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亾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于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史記秦本紀云秦皇爲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又哀十四年傳祖之所逮聞也注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定元年傳定哀多微詞主人習其讀而聞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是畏時遠害又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竹帛也漢書藝文志云有所褒諱貶損大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不可書見口授弟子退而異言又云春秋所貶損大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譏刺褒譏貶損之文詞不可以書見也所以口授相傳也按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嚣嚣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世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亾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也鄭氏盖亦以孔子避時遠害陰志於緯而公羊家適已見讀故多與緯文合故也○注至漢至失也○舊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于公羊高高傳于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生子都著于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盖口授相傳則不能無所遺失無師傳者不敢妄臆故傳家直以爲無聞慎之詞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疏〕依麻十二月書乙卯月之十七日釋名釋親屬云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注〕以不書葬〔疏〕注以不書葬○此既書夫人則下宜書葬經不見葬文舊疏云隱公欲表已讓故屈卑其母不成夫人之禮是以見其不書葬知其是隱公母也穀梁傳以此爲隱之妻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劉氏逢祿據以說公羊非何義按左傳哀二十四年云孝惠取于商隱亦取于宋未知所據何以不書葬〔注〕據姒氏書葬〔疏〕注據姒氏書葬○郎定十五年九月

辛巳葬定姒是也按定姒妾母以哀公得終爲君猶得書葬今隱公已成君其母不書葬且彼傳云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則隱母尤宜書葬矣故據而難之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注據已去卽位疏注據已去卽位○卽上元年之不書卽位也彼云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以已去卽位讓桓之意已明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注時隱公卑屈其母不以夫人禮葬之以妾禮葬之以卑下桓母無終爲君之心得事之宜故善而不書葬所以起其意而成其賢子者姓也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書薨者爲隱公恩錄痛之也日者

恩錄之公夫人皆同例也疏注時隱至葬之○鄂本卑屈作屈卑禮記雜記主妻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疏引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下正嫡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禮喪服注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然則隱盖從攝女君之禮葬其母矣按喪服緦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鄭注服問云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隱公既卽位應依庶子爲後之服卽不卑屈其母亦但能於葬禮從夫人耳其服制仍不得一如適母也○注以卑至其賢○通義禮適死媵本稱夫人及隱爲桓立不欲其母加於仲子乃不敢以小君禮葬之益薨而後殺其禮是以傳言不終爲君矣按左傳云繼室以聲子生隱公繼室非夫人故昭二年齊侯請繼室于晉謂少姜也及少姜卒而下云今姜寵之喪可證然則聲子在惠公時不得稱夫人徒以子貴隱成君後宜推尊加稱今隱不欲加於桓母故不以小君禮葬耳又解詁箋云穀梁子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斯爲得之葬生者之事也春秋不書葬有三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罪臣子盡誅之也篡不明殺無罪皆不書葬罪君也如隱之母不書葬則罪在隱矣安得云成公意也且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尤不得稱夫人也按劉說非是君不書葬以責臣子一以責君不得施之夫人所謂春秋無達例也隱不成其母爲夫人特以自遂其讓耳亦不至坐之以罪桓尚未爲君隱世不得逆稱爲夫人同一妾母不得稱夫人耳何以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卽不得稱夫人與且以繫梁駿公羊未免自亂其家法矣○注子者至子同○見上元年彼注云適同姓此猶是也彼以子配夫人故云以姓配號也○注書薨至之也○書薨兼二義一爲隱公恩錄之又以隱公不終爲君遭桓之弑故痛之也○

注日者至例也○即下十一年書壬辰公薨是也凡日者詳不日者略故爲恩錄之也

鄭人伐衛〈注〉書者與入向同侵伐圍入例皆時〈疏〉注書者與入向同○即上注云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内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是也通義云伐例時雖在月下不蒙上月後放此○注侵伐至皆時○侵伐書時者即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是也入例時見上圍例時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是也舊疏云入例時者已說於上而注言此者正以文承日月之下故須解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二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二年
盡是年

三年春王二月〈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疏〉注二月至月也○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春秋于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之微也又魯恭傳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左傳疏引服虔注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則左氏家亦有是說服氏於春三月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漢書律麻志云即本之劉歆也漢書劉向傳注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已爲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白虎通三正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春秋正詞云日月星辰之行始於日至陰陽風雨之氣徵於丑仲壬政民事之序揆於寅正三正

並行而不悖尚矣夏書曰愈棄三正子丑非正其諸後儒之惑與沈氏彤左傳小疏云考古圖載周仲偁父鼎銘曰維王五月敢敦銘曰維王十月博古圖載周仲偁父鼎銘曰維王五月是每月皆書王也此惟春三月書王餘月可以例推必兼書王二月王三月者明改商正二月夏正三月也此春秋文外之意蓋周公舊典則然拨當時文誥或有每月書王之體而春秋止書二月三月者則春秋之義所以爲通三統張法者也舊疏二月有王即此三月有王定元年春王三月是也注王者至觀之○白虎通三正云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謹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其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得服殷之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朝周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大三統之義古春秋左氏說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大三統之義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建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謹案治魯詩韋元成治易施孟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聞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與左氏說同鄭駁之曰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樂祭其先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格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何得比夏殷之後郊特牲云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

代即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也詩商頌譜云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二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疏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大三統夏之篇章既已泯棄唯有商頌列之以備三恪著爲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恪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漢書劉向傳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向習穀梁說是亦與公羊同繁露三代改制云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又云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也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此公羊先師之義也漢書梅福傳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傳又云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論語爲政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季氏篇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又儒行篇公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書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亦皆以師法謙讓也通義云王者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謂文王也而又以爲通三王之正者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

復先王治天下之大法雖文王不是廢周公制官禮周之春謂之正月夏之孟春謂之正歲則存三統者猶文王之意也繼周而王者當反寅正故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將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顧不可更魯歷之日月但可託其意於此書王三月者若曰是文王所因地布教之月後有以地統爲正者宜取爲正也書王正月者若曰是文王取敬授人時之月後有以人統王者宜取爲正也然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者正以三正不共春施王於春上則存三統之義不顯

己巳日有食之〈疏〉漢書劉向傳引有日有蝕之左傳釋文本或作蝕食蝕通漢書五行志穀梁傳言日不言日也包氏慎言云据麻爲三月之朔朔者或二日食或晦日食何休公羊朔食晦公羊傳例書日不言朔者或二日非二月之二日日公羊傳例書日不言朔者或二日非二月之二日則己巳爲三月二日小二月則己巳爲二月注以此爲二日小二月則己巳爲二月二日徐邈注穀梁又以爲正也穀梁傳例亦合劉歆以爲正月二日非二月朔也穀梁傳例言日不言朔食晦大正月二月則己巳爲二月晦於傳例亦合劉歆以爲正月二日非二月朔也穀梁又以爲正月晦日經繫之于二月杜氏長麻以爲二月朔均與殷麻不合經三月有庚戌据麻二月之十二日四月之十三日皆庚戌三月無庚戌也元史麻志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按依麻正月小己巳朔二月大戊戌朔三月當戊辰朔則己巳正二日與公羊例合但不當在

二月
耳

何以書注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疏注諸言至主書○舊疏云今此直言何以書上無所据則是問主書故如此解釋例云董生有言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又曰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以是知春秋之爲道屢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爲文周流空貫不言之眇皆在深察一言之發眾例具舉此春秋主書之義也故上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注主書者不及事也又祭伯來注主書者以罪舉鄭伯克段于鄢注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又公子益師卒注主所以卒大夫明君當隱痛之皆主書之例也春秋正詞云春秋書天人內外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矣記異也注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是後儒州吁弒其君完諸侯初

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疏注異者至者是○白虎通災之也又引援神契云行有點缺氣逆干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漢書翼奉傳云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詩疏引鄭駁異義引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明謂此爲

非常爲春秋示義也按日食可以推算而得而何氏注及漢五行志所載董仲舒劉向等說等俱以爲災異者漢書孔光傳云日有食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明天與人相應也故十月之交疏云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服之靈神作爲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於下土忽爾蝕亾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衅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勤戒使知達之主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眾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以期於大通而已繁露二端云不分三端之所從起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微之將爲著也春秋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霣有戝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鸜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其本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已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愼終推效者哉○注後衛至

諂謀○衛州吁弒君在四年春諸侯初僭下五年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魯隱係獲下六年鄭人來渝平傳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是也公子翬進諂謀下四年翬帥師伐鄭傳公子翬進諂乎隱公是也按漢書五行志引劉向董仲舒以爲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誠戴衛魯宋咸弒君又引京房易傳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弒君從中成之形也後衛州吁弒君而立五行志所推事變與何注大同小異皆陰陽之象以意言也志又云左氏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劉所據者夏正周三月與殷冕合又云凡日有所躍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以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灾而不記其政蓋吉凶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弒其釋文作殺〈疏〉其云申志反下殺其君同**曰食則曷爲或曰或不曰或言朔或不言朔**〈疏〉舊疏云或曰者即此是也或不曰者莊十八年三月曰有食之是也或言朔者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或不言朔亦此是也**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注〉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外彊內虛是故日月之行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疏〉經義述聞云謹案正當也廣韻正當也食正朔也者

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下文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皆謂日食不與朔相當則此食正朔謂不前不後當朔而食明矣古人多謂當爲正言食當月朔也而解者曰食不失正朔也則於正上增不失字矣按王氏之說較注訓直捷從之○注桓三至朔也○舊疏云外彊謂外有威嚴其民臣望而畏之內虛心以受物正得爲君之道故食不失正朔按桓三年注下云是後楚滅穀鄧上僭稱王仍爲異者彼明天人感應之故此明日食之理義各有主不相妨也緣日月食皆其常聖人特假天道以設教耳其或小月之後而合辰於二日者朔在前也或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疏〕通義云古麻用平朔或有大月之晦日已合辰有承故日食不臨在朔也失之前或失之後者朔在前也〔注〕謂二日食已已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暴急外見畏故日行疾月行遲過朔乃食失正朔於前也〔疏〕注謂二至是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五行志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二日此西漢儒說公羊之言傳無此文何注謂二日食是也劉子駿言左氏以爲二日與公羊說同惟杜云今釋例以長麻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與古義不合穀梁傳謂言日不言朔食

晦日也亦與公羊殊通義云據宣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下有己巳齊侯元卒則丙辰非晦明矣穀梁爲短按陽疏引徐邈說穀梁以晦爲前月之晦並宣十年及十七年六月癸卯皆是蓋穀梁經師有此說也○注此象至行遲○日者君象故以日行之遲疾喻君之暴急懦弱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注〕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儒弱見陵故日行遲月行疾未至朔而食失正朔於後也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故疑言日有食之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不傳天下異者從王錄內可知也〔疏〕注謂晦至是也○漢書五行志說故何氏從之通義云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晦蓋亦公羊先師七晦二蓋穀梁所謂夜者公羊所謂晦者公羊曰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二日穀梁所謂二日者在桓十七年公羊併入朔數唯文元年二月癸亥今公羊經有朔字則當爲朔二十八二日六晦二與漢志稍異○注此象君行儒弱○諸本儒作懦校勘記云儒當倮之譌此倮弱正字也說文人部倮弱也可證釋文

儒乃亂反又乃臥反據音知本从奠今亦訛从需○注不言至食之○校勘記鄂本月食下有之字是也之字謂日也無之字則疑說春秋不記月食不敢正言月食日故疑言之曰有食之而已監本形作刑誤也按說文月部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日月有食之从月段氏玉裁注云日下之月衍字也此引經釋不宜有之恉亦卽釋从月之意也日不當見食也而有食之者孰食之月食之也月食之故字从月詩十月之交云日有食之箋云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明日爲君陽月爲臣陰也今日而食故書以示義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說文有不宜有也引春秋傳日月有食之爲證按春秋書日食不書月書月食有字从月不从日叔重乃似未讀春秋者何故曰漢儒說春秋以爲有者不宜有之詞如有蜚有蜮有鸜鵒來巢有星孛入于北斗之類皆是日有食之月食之也不言月食而曰有食之者扶陽抑陰之義亦見其不宜有也說文有从月以月食日爲不宜有正與春秋義合許氏引經往往以己意足成其義如圍升雲半有半無本解洪範曰圍之文而後人乃以圍圍升雲爲句以爲逸書竊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日有食之月食之後人妄有改竄遂失其旨耳春秋不書月食三尺童子知之以爲五經無雙之大儒而復不省憶必不然矣阮氏元揅經室集云日有食之四字自是唐虞以前恆語有字从月說文曰日有食之不宜有也此自是唐虞以來相傳之故訓不然堯典內有字何以造从月哉造字之後直至周詩始見曰有食之之句而孔子春秋內凡日有食之皆用古法之也○注孔子至寧尤○論語爲政文穀梁傳其不言食之者知其不可知知也亦卽闕疑寧尤之意○注不傳至知也○校勘記鄂本錄內作內錄按舊疏亦云彼不從王內錄者當據以訂正以梁山沙鹿皆非魯竟故傳謂爲天下記異日食魯亦同之故從王魯錄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注平王也疏注平王也○據麻三月無庚戌當爲四月之十四日史記周本紀於是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卽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凡葬皆顯其諡此無葬文故云平王也

何以不書葬注據書葬桓王疏注據書葬桓王○莊三年五月葬桓王是也天子有記葬者則如文通義云天子尊無所屈也疏

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注至其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是也說九年所云按彼云不及時書苑修文篇引此傳說之云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三月而葬士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七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

治凶服衣裳修飾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
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注至尊無所屈○儀禮
喪服斬衰章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禮記曲禮云君
天下曰天子通典引馬融注云天下所尊故曰至尊此與君
父傳皆曰至尊皆無所屈也無所屈明葬時同軌宜畢至也　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注
所屈明葬時同軌宜畢至也　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注
存在疏　注存在○孟子告子云雖存乎人者注存在也釋詁注存卽在也　不得必
也爾雅釋訓存存在也

其時也注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故恩緩
之疏　通義云文王之法諸侯請謚於天子乃得葬又或有故
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也白虎通崩薨篇王者崩諸侯
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
也此云王后者謂王與后也舊謂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
重者非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
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
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當奔不得
必其時葬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雖有
父母之喪越紼而行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卽位乃奔喪
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諸
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以

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
之義不得計校天子未加禮也畦生之說非也鄭駁之云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亦能爲人子乃能
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
喪服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門外之制義掩恩此言在父
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
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
於父則當從門內之制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
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
公以卑廢尊與畦生說同然則白虎通許叔重並主公羊說
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
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爲之節
文孝子之心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劉向習穀梁以嗣子
在喪不奔喪蓋畦生說所本也故定元年穀梁傳曰周人有
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
魯人曰吾君也親親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
不弔明既不可使大夫又不能親奔故無弔禮也而公羊以
爲嗣子在喪有奔喪之禮者以己之親亦天子之臣蓋亦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意因有不得必其時之事故書葬以錄
恩也　曷爲或言崩或言薨疏　下十一年書公薨是也或言薨天子曰
崩注　大毀壞之辭疏　注大毀壞之○御覽引說題詞云天
子曰崩崩之爲言殞也白虎通崩薨篇

天子曰崩大夫像崩之爲言憊然伏僵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即大毀壞之義也御覽又引說題詞云天子曰崩崩之爲言殯也殯字譌白虎通憊字不見字書釋當爲隕故爲毀壞詞穀梁傳高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禮記曲禮天子死曰崩注自上顯壞曰崩疏譬若天形墜壞然則四海必覩古者王者登假也則諸侯曰薨注小毀壞之辭疏注小毀壞之辭○釋名釋喪制云薨壞之聲也白虎通諸侯曰薨薨之爲言奄也奄然亾也諸侯一國所繫此於天子爲小故云小毀壞說題詞云諸侯稱薨薨之爲言奄然而亾曲禮云諸侯曰薨注薨顛壞之聲疏薨者崩之徐聲也正小毀壞之義大夫曰卒注卒猶終也○白虎通云大夫曰卒卒者終絕卒之爲言終於國也說題詞大夫曰卒精輝終絕卒之爲言絕於邦也說文作碎見步部作卒者段借字也曲禮云大夫曰卒注卒終也士曰不祿注不祿無祿也○曲禮士曰不祿注不祿不終其祿疏云上祿以

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釋名云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說題詞云士曰不祿爲身消名章也○注皆所至卑也○白虎通云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死生也曲禮注皆所以別尊卑也通義云鄭康成曰異然也○注葬不至略也○禮記檀弓云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由死至葬日漸遠哀漸殺因無異稱故云從恩殺錄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人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又崩薨篇天子崩遣使赴諸侯七月之閒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痛哭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天下恩痛之義也○注記諸至恩錄○白虎通崩薨云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贈之禮故下八年傳云卒赴而葬不告注赴天子也緣天子哀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注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又大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亾注哀謂親者服焉疏者令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疏四月無辛卯疑爲五月之二十五日尹氏左氏作君氏荀子大略云堯學于君疇注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君尹易混三傳岐誤故說不同也昭二十二年左傳王入于尹杜注尹氏邑大事表云

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即古尹城則與王入于尹無涉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以尹氏立王子朝也〔疏〕注以尹至朝也

○在昭二十三年　其稱尹氏何〔注〕據宰渠氏官劉卷卒名〔疏〕注據宰至卒名

○見桓四年夏及定四年秋　貶曷爲貶〔注〕據俱卒也〔疏〕注據俱卒也○舊疏云據劉卷言之

譏世卿〔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疏〕注世卿至繼也○荀子經國云有天下者之世也注世謂繼也國語吳語吳國猶世

韋注世繼世也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史記注引唐固云父子相繼曰世國策秦策所世監門子高注父死子繼曰世國語晉語世及武子韋注父子爲世○注貶去至氏也○氏者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者作言當據正曲禮疏引干寶周禮注云凡言氏者世其官也　世卿非禮也〔注〕禮公漢書劉向傳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

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眾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眾讒不能退無罪〔疏〕繁露王道云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漢書魏相傳相因許伯奏事云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顓權皆危亂後漢書樂恢傳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世位大夫不世安法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以男生內鄉有留家之義女生外鄉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効也詩疏引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故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文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世世祿也三傳之說大指皆同公穀譏世卿非禮自謂不得世位耳卽孟子告子篇所云仕爲世官趙注仕爲大臣不得世及之意也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

左氏家所說禮記禮運所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也若然詩小雅序云刺絕功臣者蓋果有大功亦得世位故書盤庚云世選爾勞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也是也○注禮公至用之○繁露精華云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又十指云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又立元神云天積眾精以自剛聖人積眾賢以自強說苑君道云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愼於擇士務於求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其爵而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又建本云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漢書王吉傳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阜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即此譏世卿義也○注卿大至威權○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爲其專權傾覆國家又慮子孫庸不任輔政妨塞賢路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荀子君子云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故詩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之謂也通義云周之命官或曰人或曰師或以掌司典職

冠所事唯世其職乃曰氏然三百六十之屬以氏名者財四十有四而其位貴者不過中大夫則知卿之義不得世也古者有世祿無世卿世祿故注故尹至其本○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注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是也崔氏世者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貶曷爲貶譏世卿又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是也弒君不書氏示貶者弒君之賊書名所以絕之也潛研堂答問云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弒君在襄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漢書張敞傳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云疾其末則正其本者繁露度制云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繼微以漸寖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繼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眾隄防之類也又正貫云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又十指云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見事變之本正矣王子朝弒君事變之所至也豫讓云至而治之則事之隱宣之經則治之義也故論語學而曰君子務本繁露重政所云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也○注見譏至絕之○過毛本監本同宋本鄂本元本作遇舊疏云過即

崔氏出奔衛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卒卽此文是也則舊疏本自作過按過專謂崔氏出奔衛卒卽此也若尹氏立王子朝當文已絕無庸逆說也所以必因過卒絕之者亦所謂因行事而加吾王心焉義也○注明君至無罪○惠氏棟云荀子多用案字案者考也漢書賈誼傳案之當今之務是也孟子梁惠王篇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趙注謂選其臣防比周之譽鄉愿之徒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又云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注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潛夫論忠貴云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繁露天地之行云降霜露所以生殺也爲人君者取象於天也故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爲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爲剛也考事實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新序君道云太公曰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亾王曰善哉左傳云賞不僭而刑不濫亦此意舊疏引舊云言不能退無罪者謂不能退使無罪非其說是

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 注據原仲不卒○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經不書原仲之卒是也外大夫

卒見於經者三此及文三年王子虎定四年劉卷當文有解無庸逆說 **天王崩諸侯之主也** 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爲隱恩錄痛之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 疏穀梁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於天子之崩爲魯主也故隱而卒之注隱猶痛也周禮大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弔者鄭周禮注云詔相左右教告之也疏諸侯爲天子斬其有哭位周旋擗踊進退皆有禮法須有助而告教之也是也通義云蓋王喪主訪喪賓者以其新與接有赴弔之禮故得錄卒知非主爲譏世卿書者魯史本有其卒但舊文書名今更之曰尹氏則君子所託新義焉耳凡治春秋者當以此義求之○注時天至奔喪○舊疏云魯隱奔喪不書者蓋以得其常故也若遣大夫往則書之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是也彼傳云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是也○注恩隆至錄之○舊疏云言隱公也按尹氏儐贊隱公卽爲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其儐贊之人至恩禮○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又云主所以卒大夫

者明君當隱痛之也葢尹氏新與魯接恩隆王者卽當恩錄之故書日比內大夫著王者當有恩禮卽賵賻之屬非所謂恩隆王者則加禮加其儐贊之人也葢春秋託王於魯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脫子後刮磨改補故此行十一字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注）據宰渠氏官見（疏）

仍叔不稱氏尹氏不稱子（疏）注據宰至稱子○宰渠氏官見桓四年仍叔不稱氏見桓五年

尹氏見上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注）時雖世大夫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一年乃命於宗廟武氏子父新死未命而便爲大夫薄父子之恩故稱氏言子見未命以譏之（疏）襄二十九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使之非正也亦此父卒子未命之意也范云時平王之喪在殯因先王之喪在殯故嗣子不得命大夫也○注時雖至父位○詩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絕功臣之世書盤庚世選爾勞葢不世位者春秋之法當時王朝列國自世大夫也故詩疏引鄭箋肯云公卿

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仍據當時實事言也白虎通爵篇云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臣無自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是則先君必義一則不忍當父位一則臣無自爵也諸侯大夫士一也惠氏士奇禮說云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爵命故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問列國儼然大夫矣故鄭伯盟于戲六卿及門子皆從子孔爲載書大夫與門子弗順入參謀議出列會盟位亞六卿勢傾執政豈非族大寵多使然與周書皇門篇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則先王之所以育門子與門子所以效忠於王室濟濟一時之盛可想見矣燕義有諸子官康成謂門子將代父當門庶子猶諸子副倅然則門子爲正國子存遊倅遊者貴遊倅者子副之葢卿之側室大夫之貳宗與卽先君廟而命之禮記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又周禮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此則不因常祭之日者也其祭統在一酳尸之後○注武氏至譏之○通義云武氏子未沒父喪未受命爲大夫稱子者猶繫於父之詞也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三年之中恆若父存故義繫於父也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父卒未命

而見使使之者與有失焉故成四年鄭伐許注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與此書武氏子同義繁露竹林說鄭伐許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通義又云仍叔之子字其父此不字其父者別乎父在也不加之者彼言仍叔子則嫌是一人曰武氏子則無嫌也春秋之稱言也無所苟而已矣**何以不稱使**〈注據南季稱使〉〈疏〉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當喪未君也**〈注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故絕正其義與毛伯同〈疏〉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范注桓王在喪未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也杜云平王喪在稱父族又不稱使也彼疏引蘇氏云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按二經書法相似義無二致即左傳所云亦無定例蘇氏強爲分解非也○注當喪至伯同○當喪謂桓王也未君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爲未三年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何以謂之未君即位踰年矣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稱子也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是未君者未三年也春秋說云求賻求金皆不稱使或曰未葬或曰未三年二說孰是曰天子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命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及遣使諸侯哉既葬除喪杜預之說悖矣白虎通爵篇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然則未三年臣下君之己不忍自君即不得稱使故絕使之稱以正君臣父子之義**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賻〉〈疏〉注不但至求賻○校勘記云浦云定二年疏引此注無二以字哀三年疏引此注無二年疏刪正舊疏云上二事者即父卒子未命當喪未君也嫌仍問二事也**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注主爲求賻書也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疏〉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

求金皆爲大惡而書穀梁傳求之者非正也注喪事無求而有賵賻○注禮本至之心○孟子公孫丑篇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趙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則何氏不當求之意也翟氏灝四書考異云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焉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孟子所言乃卽受之於子思者蓋通于下〔注〕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

〔疏〕舊疏云蓋詰爲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者不受於師故疑之盧校云若下疑脫襄五年傳云蓋舅出也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云蓋詰爲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爲詰訓也上下皆不當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鄫世子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故亦曰皆而同用蓋字盧文弨云此有脫非也然則蓋通於下者謂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閒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求也舊又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爲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也通義云言爲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爲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因不合求故抑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注〕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詩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是也〔疏〕史記宋世家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九年八月庚辰穆公卒按八月無庚辰麻爲七月之十五日九月之十六日通義云終春秋錄卒葬者凡十有四國宋陳蔡衞晉齊爲大國鄭曹雖伯爵而尊同雖亦從大國之例此八國者皆卒日葬月其略之者有所貶也其不書葬者或以罪絕或以諱殺或以弒而賊未討故不錄進之以漸故邾婁始見於莊十六年克卒不日至廿八年丁未邾婁子瑣卒日卒不葬自是以爲常昭元年以後乃日卒時葬滕始見於隱公之篇月卒不葬成公以後日卒不葬昭公以後日卒時葬杞始見於僖公之篇月卒不葬襄公以後日卒時葬秦始見於文公之篇時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

時葬三國皆至哀公乃日卒月葬許當僖公之世新臣始見
時卒時葬文公以後率日卒時葬至鄭滅許成再立國乃復
時卒時葬薛在莊公之篇月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唯
獻公錄日焉書卒不書葬者三國吳也楚也莒也吳楚之不
葬黜其僭也莒之不葬無譏也○注不言至內也○范
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
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
侯書卒以自異也此本公羊爲說而又未知盡從蓋春秋王
魯理合如王稱崩聖人畏時遠害不敢逕改故貶外言卒起
與魯異也越絕書云卒者闔廬諸侯稱薨大
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
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強者爲君南夷與
北夷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敢禁止
於是孔子修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
魯之譌也雜記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赴于鄰
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
曾也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
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案士虞禮曰尸
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者終也是終歿之
詞也鄭駁之云按雜記上云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
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
臣子於其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赴

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詞鄰國來赴
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則何氏
此注正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合通典引石渠禮議云聞人通
漢問曰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
大夫死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
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
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
閭人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詞也孝
子諱死曰卒按雜記君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
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鄭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謙也
此鄭說君夫人稱不祿謙退同士之義又注曲禮諸侯曰薨
云史書策詞然皆不可通之春秋書卒之義春秋書外曰卒
白係尊內卑外與赴告及史冊所稱無涉不得據以相難褒
鄂本作褒○注宋稱至臣也○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二
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
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謂丹朱也禮疏引鉤命
決云不臣二王之後者謂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僖二十
四年左傳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詩商頌譜云問者曰
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之乃不錄之王者之
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之義也繁
露三代改制云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
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又下五年傳天子三公稱公王

者之後稱公是也○注詩云至是也○詩周頌
有客篇文也毛詩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疏〕杜云石門齊地或曰濟北
京相璠土地名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故石門去水三百步蓋水濆流移故側岸也水經濟水又北
過臨邑縣東注水有石門以石爲之故濟水之門引左傳云
鄭車債濟卽於此通典以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今茌平縣
境是其地也於
漢亦屬濟北

癸未葬宋繆公〔疏〕包氏愼言云按十二月無癸未麻爲十一月
繆公之葬日公羊傳例諸侯以五月葬者不書日其書日者
非過時卽不及時繆公葬當五月之時而書日傳云當時而
日危不得葬也十一月之去七月亦五月疑經傳寫誤七月
爲八月十一月爲十二月若自非誤則四年之二月又不得
戊申今從麻排次之其不合者姑缺焉繆左氏作穆後放此
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孟
子公孫丑篇昔者魯繆公音義繆音穆萬章篇以要秦繆公
音義同禮記檀弓云繆公召縣子而問焉又大傳云序以昭
繆注繆讀曰穆是古音通用也又史記鄭世家漢書古今人
表皆作繆公陳樹華云凡謚法穆者史記漢多作繆蓋古字

段借
也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注〕不及時不及
五月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
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禮葬於北方
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故也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

是也〔疏〕注不及至月也○諸侯五月而葬是其正故不及五
月爲不及時卽下注所引葬齊孝公是也僖二十七
年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甫三月也○注
禮天至姻至○舊疏云皆隱元年左傳文按白虎通崩薨篇
天子七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
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愼終重喪也說
苑修文云故天子七月而葬同會
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
劉向班固何君皆不習左氏恐古禮有是語故依用焉王制
注云尊者疏卑者速故有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殊焉同軌
畢至者左傳疏引鄭元服虔皆以軌爲車轍也禮記中庸云
車同軌明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同軌畢至海內皆至也

同盟至謂同盟會者故亦曰
於隙地曰會又云涖牲曰盟
故或有會盟之事也同位者
制疏云大夫三月者除死月
月是踰越一月故士言踰月
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
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葬數
月大夫之踰月也又引蘇寬
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
宜亦如鄭蘇之意而作膏肓
在先作注時未及更正與外
婚兄弟姻兄弟是也○注孔
文云孔子曰之下無禮字則
文補白虎通崩薨云所以於
北方北方何就陰也引檀弓曰葬於
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
城北按國君葬禮儀禮未詳其散見禮經傳記者禮記雜記
升正柩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
匠人執羽葆御柩此朝祖奠之禮也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
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
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
披六禮器諸侯五月而葬三
車視牢具鄭注諸侯亦大牢
包七个禮器諸侯三重注天子

葬五重者抗木與茵也檀弓國君七个遣車五乘此陳明器
之禮也周禮喪祝及祖飾棺遂御小喪亦如之禮記曾子問
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此祖奠之禮也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
六曰誄曾子問諸侯相謚此謚誄之禮也司士作六軍之士
執披鄭司農云披扶持棺斂者也諸侯旁八喪大記君葬用
輴四紼二碑御棺用羽葆此柩行之禮也冢人共喪之窆器
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君
凡諸侯葬於墓者爲之蹕均其禁此窆之禮也見李氏貽德
左傳賈服注幝逝○注渴喻急也○釋名釋喪制云日月未
滿而葬曰渴謂欲速葬無恩也廣韻十四泰引公羊傳云不
及時而葬曰渴曰愒愒急也苦蓋切則所據公羊作愒潛研堂答
問云說文褐卽渴葬之渴按說文弦部褐不成遂急之也从
弦省曷聲讀若痤彼云不成遂猶言不成就也因之急戾是
謂褐汪氏中經義知新錄云釋名曰月未滿而葬曰渴馬援
傳裁買城西數畝藁葬而已藁葬卽渴葬藁渴語之轉漢書注以藁爲草非也不及時而不曰慢葬
也注慢葬不能以禮葬也八月葬蔡宣公是也疏葬至○注慢葬至
勘記云鄂本閩本毛本皆作慢薄疏標起訖同按解云
言但自慢薄不依禮恐因此釋渴宋本非也釋名釋喪制云
念早安神也取義與此殊因此誤葬爲薄按以薄釋慢猶以急
○注八月葬蔡宣公○毛本蔡誤

祭葬蔡宣公事見下八年彼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八月卽葬是不待五月故爲慢薄不以禮也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疏注隱痛也○詩柏舟如有隱憂傳隱痛也穀梁莊四年傳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禮記檀弓下哀戚之至隱也鄭注隱痛也上元年公子益師卒傳爲魯主故隱而卒之范注隱猶痛也○見僖十八年齊桓公於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卒至十八年秋八月丁亥日始葬痛賢君不得以時葬故過時而日月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解緩至是也○說文心部解怠也解段借字詩烝民云夙夜匪解楊雄元后誄作夙夜匪懈解緩猶怠緩也葬衛桓公事見下五年衛桓公於四年二月戊申爲州吁弒至五年四月葬是爲懈緩故不日也通義云慢葬不能葬皆謂無故而不用葬時之正者不日者從失禮略也渴葬有故而報葬者也禮卜葬先遠日故日之以志其遠近也過時而日者遭遇禍變至於此日而後得葬是以日之也若然衛桓公亦係遭變過時而不日者衛桓既不如齊桓之賢州吁於九月已討十二月立晉國本已定直至四月始行先君葬事故責其解慢也當時而不日正也注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疏注六月至是也○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疏舊疏云卽此年宋公和卒十二月癸未葬宋穀梁傳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范云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繁露玉英云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通義云水火兵寇危之小者也適嗣不定國有爭禍危之大者也三朝記曰立子設如宗社宗母弟宜子咸有臣志若宣公穆公世濟其讓後猶有爭況乃私愛亂適以開覬覦者乎易戒履霜堅氷至疾其未者貴正其本是以宋有馮之弒而危之於穆公之卒晉有無知之弒而危之於僖公之卒晉文公妃匹不正後有公子雍之難衛襄公既歿乃議廢嫡立元是二君者春秋亦皆危之人君尊嚴本重統卒葬者君位之終始春秋於是示大經大法俗儒橫謂葬不葬非褒貶曰不日無義例君子之修春秋垂教云乎豈曰記事云乎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注與夷者宣公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疏史記宋世家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終弟

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經義述聞云解曰若如也言吾愛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謹案傳意是謂與夷雖我所甚愛而不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今乃愛與夷不如愛汝則是愛之不甚非其語意也今按與夷字女字當是上下互譌尋文究理蓋本作以吾愛女則不若愛與夷寫者錯亂耳作疏者不能釐正乃云不止如女以曲成其意按傳云不止若也且上下兩言不若皆謂不如何獨於上不若解爲不止若乎蓋所見已是誤本故强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蓋者爾雅釋訓云曷盍也郭注盍何不也言何不終爲君也與論語云盍各言爾志之盍同○注與夷至之弟○宋世家云宣公有太子與夷又云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注左師官勃名也疏宋世家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召羣臣皆欲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皆不見左師勃蓋莊公弟也○注左師至名也○通義云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勃爲左師蓋在莊公之世傳據其後稱之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注所以遠絕之疏注所以遠絕之○杜注使公子馮出居于鄭云辟殤公也與夷復曰注復報疏注復報○儀禮聘禮復見之以其摯老幼之欲有復於上注復報也周禮大司馬凡遠近慚獨又宰夫諸臣之復注復報也言報也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疏經傳釋詞爲猶以也僖十年穀梁傳里克所爲弒者趙策所爲見將軍者皆言所以也楚世家秦之所爲重王者魯仲連傳秦之所爲急趙秦策趙策並作所以故此所爲不與臣國亦謂所以不與臣國也納猶致也禮記曲禮納女于天子注納女致女也納國卽下文之致國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疏且猶若也呂覽知士篇且無今日之患矣齊策且作若是此云且使子而可逐也呂覽去尤篇且使子而可逐卽若使策且尊所附之國重使必使王重矣且字亦與若同義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注爾女也可知者欲使我反國疏注爾女至反國○詩雄雉百爾君子箋爾汝也故書湯誓爾無不信殷本紀作汝無不信也言宣公本欲我反國於與夷故不逐與夷吾立乎此攝也注

暫攝行君事不得傳與子也謙辭〈疏〉隱元年杜注云假攝君
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通義云按史記繆公在位九
年與夷立十年乃弒猶號殤公禮殤自年十九以下然則宣
卒繆嗣時與夷甫生耳緣繆公本意俟與夷長乃復辟若成
王幼周公攝阼然也故注云暫攝行君事也謙辭者穆公實
已爲君行卽位禮猶自謂攝故云謙辭〈注〉馮與

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

督共弒殤公在桓二年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非至賢之君
不能不爭也〈疏〉校勘記云馮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作馮殺
言國中曰殤公卽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
之我且殺孔父以甯民華督攻殺孔父殤公怒遂弒殤公而
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爲莊公通義云督弒與夷乃迎
莊公而傳稱馮弒者馮在鄭鄭比欲納之反又不討賊益知
乎弒者也潛夫論曰春秋之義責知誅率樂露玉英云經曰
宋督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
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耶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
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
而有避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
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

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
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
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
遺也若直書其簒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注馮
與至爭也○鄭本爭作事誤馮督共弒殤公卽桓二年宋督
弒其君與夷是也於此危之亦疾其末必正其本之義舊疏
云至賢之君謂受國者正以與夷不賢故終見簒按注意非
至賢之君云自謂馮不賢耳言穆公若早與與夷以正君
位不致禍今死乃反國繼嗣不明而馮又非賢故不能不
爭也舊疏非是桓二年注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
其讓意也亦此義

故君子大居正〈注〉明修法守正最計之要者〈疏〉漢書

袁盎傳云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
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
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故春秋
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與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
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以爲刺殺兄
子亦約此傳馮弒與夷之義通義云立適以長適子死則立
適孫所以正體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周人世殷人及春秋雖
有變文從質而此不從殷者撥亂世因時之宜後漢書注引

東觀記和帝詔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太子國之儲嗣可不重與而左傳以宋宣公爲知人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鄙倍之詞且子遭人弒安能享國以此爲義豈大居正之君子所言此故與公羊爲難以殷禮有兄終弟及之道實非義命也欲破危不得葬之例耳宋世家亦引此文而論贊仍引公羊義正之朱子亦以公羊爲君子大義而斥此論之妄卓哉是言○注明修至要者○宋本修作脩繁露玉英云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乎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明非王法所貴故不正君子弗予也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注言死而讓開爭原也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外小惡不書錄渴隱者明諸侯卒王者當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疏〕宋世家太史公曰春秋譏立弟國以不甯者十世又梁孝王世家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皆本公羊爲說○注繆公至正也○通義云不責繆公者善反正也假令穆公遂立馮與夷或弒馮則墮其父之讓成其子之惡雖與夷賢終無禍猶貸以宣之讓爲失正桓二年注云不舉馮弒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亦以繆爲功義也○注外小至患也○渴慢隱及不能葬皆是小惡而並書於傳閒之世明王者當哀死閔患也舊疏云哀死者即慢之屬是也閔患者隱之是也穀梁注引徐邈曰文元年傳曰葬曰會言有天子諸侯之使其赴會葬事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者弔會之事賵襚之命此常事無所書故但記卒記葬錄魯恩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知矣徐氏雖不必從公羊王魯之說蓋魯於各國本有恩禮故春秋即本其事爲王者示法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三終

子汝荼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四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公羊義疏六

隱四年盡五年秋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注以上有伐杞疏杜云杞國本都陳留縣推尋事跡桓六年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滍于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滍于杞又遷都滍于疏引世族譜云杞姒姓夏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滍于成公始見春秋滍公六年獲麟之歲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孔疏雍丘與滍于雖郡別而境連也按雍丘漢晉俱屬陳留今開封之杞縣也滍于漢屬北海晉屬東莞今青州府安丘縣之滍于故城也二地相去千有餘里不知孔疏何以謂郡別而境連沈氏欽韓左傳補正云杜以杞卽都滍于然州公亡國後僖十四年杞爲淮夷所病遷緣陵始在齊東竟淮夷在徐方若杞先都滍于無由爲淮夷伐杞杞乃紀之誤孔疏謂雍丘滍于郡別而境連此尤孟浪

不知方員者矣杜又云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大事表云自隱四年後地屬莒昭五年莒牟夷以奔魯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有婁鄉城與安丘接境一統志牟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北二十里婁鄉城在諸城縣西南四十里按杞此時尚未遷都緣陵仍在雍丘史記索隱引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去牟婁絶遠則牟婁不得爲杞邑沈氏謂杞爲紀之誤未爲無見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疏〕注據楚至不書○襄元年傳曰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下六年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亦書者爲久也疾始取邑亦以深疾之也〔注〕外小惡不書以外見疾始著取邑以自廣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故先治之也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

不嫌無取邑當託始明故省文也取邑例時〔疏〕此亦春秋之始也穀梁傳曰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范注春秋之始疏云外取邑不志今志之者爲入春秋以來取地之始故志之是也○注外小至之也○隱元年注所傳聞世外小惡不書今責外取邑故決之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注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蓋比之尋常小惡差重故治之也○注內取至女同○下十年取邾取防僖二十二年邑常書也外但以疾始女常書外逆女不書但疾始書與逆女同例卽上二年注云內逆也是也○注不傳至文也○十行本疏中標注作傳不託始者校勘記云此誤倒當據以訂正閩本監本毛本亦倒作不傳又云按依疏云何故不發傳然則不傳者言不發傳也謂此應有託始之傳而竟不發此傳也十行本作傳不非也按以宋滅邾已在春秋前故知不嫌無取邑事也舊疏云凡不託始之義有四一則見其經而不託始卽上二年注云據戰伐不言託始納幣不託始之屬是也二則其大惡不可託始下五年初獻六羽傳云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書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僭天子不可言彼注云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三則省文不假託始卽此是也四則無可託始卽桓七年焚咸丘注云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是也○注取邑例時○舊疏云卽下六年秋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通義云范武子曰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于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故他皆放此舊疏亦云取牟婁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疏〉二月書戊申月之十六日州吁弑穀梁作祝吁下同說文口部㕮呼雞重言之从口州声讀若祝又桓五年城祝丘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作興州丘之役祝州一声之轉弑其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本亦改作弑按傳文或言殺或言弑君經文無不言弑其音申志反今本亦改作弑按傳文或言殺段曰殺者書其事也弑者正其罪也差繆略云殺君公羊皆作弑君左氏釋文弑本又作殺同音試穀梁釋文弑音試舊作殺按唐石經公穀皆作弑左作弑君按唐石經公穀皆作殺同音試穀梁釋文弑本又作殺同音試穀梁釋文弑音試舊作殺按當樓集云凡春秋傳於弑君殺其君或云殺弑者正其名也弑其君也弑者述其事也春秋經必曰弑其君之子是也經文於殺諸侯必曰弑二百四十二年弑之言試也殺於六書从殳杀聲弑於六書从殺省式声杀在脂部式在之部脂之者古音之大判彼此不相借也故殺古音在脂部式在之部脂之者古音之大判彼此不相借也故殺與弑音義迥殊漢公羊經傳段殺爲弑也凡經傳段爲試斷無段殺爲弑也凡三經三傳之用殺爲弑者皆寫字也凡經傳弑既譌爲殺作音家從而爲辭曰音試猶弑之不得音試曰申志反而已申志反者皆不合乎正誤之法殺之不得音試猶弑之不得音試曰申志反而已曰殺當爲弑不當曰申志反而已音殺也漢人之注經正其誤字曰君者時時有之非必譌字也惟其當爲弑果譌殺則當正之曰殺凡傳中記事記言曰殺某君者無有作殺者如左氏傳書曰弑其述經爲訓則必依經曰弑無有作殺者如左氏傳書曰弑其君弑其君之子是也經文於殺諸侯必曰弑二百四十二年君之子是也經文於殺諸侯必曰弑二百四十二年於殺諸侯必曰弑二百四十二年凡書弑二十有六春秋正名之書也周公之典曰放弑其君名之書也周公之典曰放弑其君名之書也周公之典曰放弑其君則殘之正其名曰弑定其罪曰殘殘者掌戮所謂膊焚辜肆之正其名曰弑定其罪曰殘殘者掌戮所謂膊焚辜肆

也惟其名正而後其罪定書弑者聖人所以殘之也自漢之後經籍譌舛殺而譌弑者且有之弑而譌殺者尤多矣陸德明爲釋文絕無裁斷之識但於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發凡曰弑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之例皆放此不重音此何等大事而謂聖人垂教之書本無一定之字可以蒙混書之待讀者之定其字乎

曷爲以國氏〈注〉據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氏公子〈疏〉注據齊至公子

○文十四年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商人以庶弑嫡自立與州吁事近故據以難舊疏云商人所以得稱公子者以商人次正當立其罪差輕按弑君之賊不得因次正末減蓋商人之凶逆逐于州吁左傳云州吁有寵而好兵強橫可知凡弑君之例皆放此不重音此何

當國也〈注〉與段同義曰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疏〉注與段同義○

即上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是也彼傳云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此州吁上衛亦以州吁之凶逆也通義云隱桓莊之篇外弑君者四州吁無知皆不言公子皆不言公孫南宮萬不氏蓋弑君之賊王法所誅大夫去氏者絕君之也去公子公孫者絕其屬也人所聞之世亂臣賊子比其位也去公子公孫者絕其屬也人所聞之世亂臣賊子比踵而立已從託始見法罪同可知故聖克以後不復枚貶穀同可知故聖克以後不復枚貶穀梁於州吁云嫌也弑而代之也於公子商人云不以嫌代嫌之也於公子商人云不以嫌代嫌

也似未得其說而强說之按史記注引賈逵說左氏云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不稱公子然商人亦弒君取國者何不曰齊商人弒其君舍乎其說亦非○注曰者至聞例○舊疏云謂其君被弒此君之臣卽以其日赴於天子諸侯望其早來救已是以春秋悉皆書日故曰日者從外赴辭也言以賊聞例者言以弒君賊聞于天子諸侯例日如此故下八年傳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何氏云赴天子也義亦通乎此然公羊之例合書則書而言從外赴辭者不合書則不書其舍書者皆從外赴緣卒日不得輒改也其諸侯相殺同例若子弒父則不日文元年注夷狄子弒父不忍言其日襄三十年注中國子弒父不忍言其日亦略外之意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疏杜云清衞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路史引嚴彭祖春秋圖云清有二一在鄆隱四年遇于清者一在濮宣十二年晉宋盟于清丘者土地名東阿縣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卽春秋所謂清者也水經注濟水自魚山而北逕清亭東京相璠曰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國卽此水也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北又云鄭箋詩云衞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正義濟自河北而南入于河又出而東楚丘在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曰夾于濟水濟所與分地蓋濟衞分境之濟也又清水亦謂之清故清河縣有清亭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言及者起公要之明非常遇也地者重錄之遇例時

疏下八年穀梁傳云不期而會曰遇周禮大宗伯職冬見曰遇後鄭注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注古者至易也○王制疏引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朝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愼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古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是鄭用公羊義按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傳云以人爲蓆以幣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是遇禮之僅存者然則遇禮視朝禮易略可知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

承上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而言明遇禮與朝覲殊鄭注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覲于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秋覲于受之於廟冬遇依秋蓋亦差次周官之文取其陰陽相同以意言之耳禮經唯覲禮尚存遇唯見之公羊朝則白虎通諸侯不臣云朝則迎之于著與覲則待之阼階不同又曲禮所云其宗廟無文以言矣公羊以四時朝見皆曰朝者書堯典羣后四朝禮記王制五年一朝又春秋凡諸侯相於皆曰朝是朝爲統名外此則遇較朝爲略者也杜云遇諸侯相於道路非也孔疏曲禮未及期相遇指此類也周禮冬若道路相逢遇也孔疏曲禮未及期相遇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周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白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易經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婦呼其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要之春秋之遇自非周禮之遇依公羊家說自有遇禮亦非魯宋所行之遇禮也云朝罷卒相遇於塗者校勘記云解云即朝天子罷朝之時相遇于塗按于當作於卒當作猝惠棟云朝罷朝詳見周禮注疏按王制疏引鄭志答孫皓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如鄭此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閒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下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也近者爲主遠者爲賓以別乎朝聘正禮本國爲主外至爲賓則此宜魯爲主宋爲賓矣禮經聘禮覲禮皆于廟故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侯覲禮注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莊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遇在於塗雖無廟行禮其稱謂要自無殊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者也○注當春至原也○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傳慢之也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明此非當朝罷朝之時魯與宋卒然相要恐生禍亂故書以譏之與譏寔來同義○注言及至遇也○通義云清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賦清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見故言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爲諸侯所要則及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與公羊異魯隱有內志非不期也按彼傳內爲志與公羊合志亦有公子馮之禍而不知慎春秋兩責之故注特明其非常遇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是也○注遇例時○舊疏云即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

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及此之屬皆是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書月者彼注云甚惡內是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疏史記衛世家州吁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俱三國共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自立欲得諸侯如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卽此事也惟公羊以鄭段已死異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疏通義云再列宋公云者直言翬帥師會伐鄭則嫌與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文同彼不及事此及事須別異之也翬史記魯世家作揮左傳言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其彊可知

翬者何公子翬也注以入桓稱公子○卽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是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注據叔老會鄭伯伐許不貶疏注據叔至不貶○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是也與弒公也注弒者殺也臣殺君之辭以終隱之篇貶知與弒公也疏穀梁傳翬者何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與于弒公故貶也○注弒者至之辭○釋曰云下殺上曰弒弒何也何問而後得施也左氏通誅伐篇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曰弒白虎可稍稍弒之說文殺部弒臣殺君也易曰臣弒其君注以殺訕弒雙声爲訓也○注以終至公也○下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傳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是也通義云外弒君者書名氏內諱不言弒弒君之賊無所見故翬遂皆託貶文以起之又云春秋大夫不氏之例有四一曰貶無駭翬山等是也二曰未命柔佞履繸等是也三曰小國夷國之大夫慶快遂叔等是也四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然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晉人執我叔孫舍叔孫舍至自晉猶有再見而再氏者錄氏爲善斯去氏爲貶益昭矣錢氏大昕答問云凡簒弒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弒也于公子翬帥師戒之子般之弒也于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其與弒公奈何疏通義云諸問事狀者曰奈何按奈何如何也我云諸問事狀者曰奈何按奈何如何也曷其奈何弗敬亦或但謂之奈淮南兵略訓唯無形者無可奈也卽無可奈何也可奈也○荀子修身云猶佞也猶佞也謂以佞言陷之繁露王道云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君之陷也公子翬諂乎隱公注諂猶佞也疏注諂

意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盡終爲君矣〔疏〕公羊問荅云詩子之湯兮箋云子刺隱公也正義引此傳以爲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通義云子稱君者古人語質詩曰無庶予子憎經傳釋詞云矣猶乎也易師彖傳吉又何咎矣詩中谷有蓷云何嗟及矣六月侯誰在矣是也魯世家公子揮詔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之吾請爲君殺子允君以我爲相徐廣曰允一作軌卽桓公也與十一年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合較此傳爲詳隱曰吾否注否不也〔疏〕校勘記唐石經鄂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隱公曰否非○注否不也○易彖上傳大人否亨虞注否不也廣雅釋詁否不也孟子萬章上否不然也注否不也不如是也魯世家云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爲允少故攝代然則隱奉父命攝位故其讓允爲春秋所許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注塗裘者邑名也將老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終也故云爾不以成公意者隱本爲桓南面之君勢不可復爲臣故云爾不以成公意者隱本爲桓守國國邑皆桓之有不當取以自爲也〔疏〕魯世家又云今允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左傳亦作菟裘云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也○注塗裘者邑名○杜云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

史記注引服虔云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焉路史引嚴彭祖春秋盟會圖云菟裘亢之泗水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西北而水經注汶水篇亦云淄水出太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裘城北春秋公謂羽父曰吾將歸老焉故郡國志曰泗南梁父有菟裘○注將老至終也○左傳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杜云不欲復居魯朝故別居外邑釋文將辟音避今本多卽作避字○注故南至云爾○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蓋謂王朝之臣與諸侯敵體勢不得爲之臣則本國南面之君勢不得復爲臣明矣故隱公欲營外邑以辟位也○此決傳文不言營塗裘何以不書○注不以至爲也○注意似迂隱雖攝位業行卽位之禮成公意也今按注意似迂隱雖攝位業行卽位之禮土地人民皆其所有雖代桓立桓曾在臣子之科則隱卽取邑以自老亦無不當豈必退居臣位聽桓之錫邑以居且不書營塗裘亦無以見成公意也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疏〕經傳釋詞云若猶或也儀禮士昏禮記曰若衣若笄襄十一年左傳曰若子若弟又曰君若能以玉帛綏晉此傳曰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按若猶此也莊四年傳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定四年傳則若時可矣謂此時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是也故魯世家揮懼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允聞而反誅之是懼其言聞之桓也

子口隱矣〔注〕口猶口語相發動也〔疏〕注口猶至動也○校勘記云按下口字卽說文訚字之省說文訚扣也如求婦先訚發之經義述聞云注意蓋讀口爲叩叩發動也謂以己之言發動隱公之言也論語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曰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釋文叩音口發動也是其證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亦發動之意與此相近〔疏〕魯世家云揮於子允曰隱公欲遂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注〕難兵難也〔疏〕注難兵難也○列子說符云民果作難釋文難乃反譜隱公立去子子其圖之〔疏〕魯世家云揮乃反譜隱公是也中論智行云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詭僞終以致殺○注論者傳家所加○通義云生而舉謚順記事者之詞故注以爲兵難也弑隱公〔注〕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疏〕若左傳逃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史記述周公曰我成王之叔父古人文義猶疏牄每有如此舊疏云死謚周道也今始請弑已言隱公者公羊子從後加之也

〔注〕鍾者地名也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傳道此者以起淫祀之無

福〔疏〕左傳亦云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寫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立桓公魯世家略同○注鍾者地名○史記注引賈逵云鍾巫祭名也按左傳謂公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鍾巫是則鍾宜鄭地矣御覽引韓詩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之晨溱洧消水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春官男巫有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之事女巫有掌歲時祓除不祥之事則招魂者男巫祭蓋風俗使然與淮南精神訓鄭之神巫是也○注巫者女巫也鄭人家主巫祓除者至者也○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敉敉安也安凶禍也上喪禮巫止于廟門外注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史記封禪書伊陟贊巫咸索隱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則巫之興久矣漢書郊祀志巫祠師古曰皆古巫之神也又巫保巫先注巫保神名巫先巫之最先者也○注男曰覡女曰巫○舊疏云楚語文按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聖能光遠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服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能聽徹之處次又云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者也周禮冢人疏云男子陽神之處次又云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蓋巫能降神物憑之鍾巫尹氏所主卽所謂家爲巫史也不變直名巫無覡稱呂覽侈樂有兩稱名巫覡女子陰也云作爲巫音高注男曰覡女曰巫後漢書張衡傳注在男曰

覡說文巫部覡能齊肅事神明者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段注此析言之耳統言則周禮男亦曰巫女非不可曰覡也詩譜曰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廣雅釋詁覡巫也蓋對文則異散則通也故漢書郊祀志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注巫覡亦通稱耳是也賈公彥謂男有二稱女止稱巫蓋以周官有男女巫之職故爲是說耳淮南子注亦曰神在女曰巫○注傳道至無福○禮記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周書命訓解福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淫祭風俗通怪神云禮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蔿氏此注明傳文不但言隱公被弒并極言其弒之所在爲其祭鍾巫故以起淫祀之禍也

九月衞人殺州吁于濮〔疏〕注云濮陳地○正義曰濮水名又哀二十七年杜注云濮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按衞世家云石碏乃因桓公母家于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則濮宜在陳境故彼注引賈逵服虔左傳注並云濮陳地也大事表云在今陳州北境即溵水按水經溵水篇溵水又東南逕長社縣故城西北南濮北濮二水出焉水經注有洧與之過枝流脈亂互是水首受溵水川渠雙引俱東注許州屬而說文水部云濮出濮陽得通稱長社今長葛縣在許州南入鉅野鉅野魯地又水經注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陽句陰爲新溝又東北過廩丘爲濮水廩丘爲今之范縣去長葛絕遠非一水明甚且陳無濮水也即哀廿七年左傳齊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亦不由陳竟則濮非陳水可知索隱云濮水首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曹衞之閒賈言陳濮水受濟當言陳留水按水經注濮水一出封丘縣者首受濟別出酸棗縣者首受河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大名府開州南六十里者與說文所云出濮陽合濮陽今開州也通義云濮衞地昔衞靈公將之晉會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淇縣也錄于濮者與鄢同義土地名濮水故道在濮陽南按世家則州吁殺于陳不得于衞之濮要之陳地自有濮水故春秋昭九年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曰以夷之曰濮水名即此與衞之濮自二源焉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猶以濮爲衞地

其稱人何〔注〕據晉殺大夫里克俱弒君賊不稱人〔疏〕注據晉至稱人○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是也彼傳云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討賊之辭也〔注〕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

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疏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繁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露王道云衛人殺州吁齊人殺衛州吁弒君之賊執之者陳之正也春秋說云春秋討賊皆稱人爲君子謂衛有人爲穀梁謂衛人泛之者衛人而主之者石碏公而代之爲君石碏力不能討于陳而陳人執之如譏失賊則當書陳人殺衛州吁如蔡人殺陳佗而後可也不稱陳人濮者言陳亦欲殺之也按惠氏此辨甚是左傳莊十二年所謂天下之惡一也卽此意也○注討者至之也○孟子告子下天子討而不伐趙注討者上討下也禮記王制云畔者君討皆有除義穀梁注有弒君之罪者則舉國人皆欲殺之白虎通誅伐云討者何謂也討者除也欲言臣當埽除弒君之賊也春秋曰衛人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詞也又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弒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注討賊至之也○舊疏云討賊例時者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是也桓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亦書月者與此同也穀梁傳曰其月謹之也范云討賊例時衛人不能卽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按春秋書月危之之義亦卽穀梁謹之之義謹而危之也州吁已自立爲君尤非鄭段可比幸石碏手定大難討除國賊故春秋書人明人人所欲甘心焉責其久者爲討賊者

張義所謂責備賢者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者何公子晉也注以下有衛侯晉卒又言立疏左傳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卽位衛世家云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是爲公子晉也通義云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不言公子者王子朝不成爲君晉成爲君故別之也非貴宜爲君者故又不得言子晉○注以下至言立○衛侯晉卒見桓十三年冬以下有衛侯晉卒知此立晉爲公子諸侯之子稱公子也又立者篡文知非適子故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喪服傳所謂自卑而別於尊者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注諸侯立不言立此獨言立明不宜立之辭疏通義云春秋以立子爲正立弟爲公之立在春秋前故復以立晉見法後若晉人立黑臀不書者亦託始之詞穀梁傳云立者不宜立者也注卽子有常位故不言立其稱人何注據尹氏立王子朝也疏注據尹至朝也○在昭二十三年秋眾立之辭也注晉得眾國中人人欲立之疏左傳書曰衛人立晉眾也

繁露王道云衞人立晉美得衆也又玉英云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衞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穆公受之先君而危衞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得衆心之爲大安也又釋詁云師衆也穀梁傳亦云衞人者衆詞也按爾雅釋言云師人也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盼者漢書人作衆是人卽衆故書衞人爲衆詞也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疏〕衞世家云石碏與陳侯共謀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石碏立之也校勘記云碏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碏作踖惠氏棟公羊古義云說文無碏字當从石經作踖潛夫論石氏衞公族史記注引賈逵云石碏衞上卿杜云衞大夫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注據尹氏立王子朝不稱人〔疏〕注據尹至稱人○昭二十三年注云明罪在尹氏明尹氏立之非衆所欲立故不稱人也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注〕凡立君爲衆衆皆欲立之嫌得立無惡故使稱人見衆言立也明下無廢上之義聽衆立之篡也不刺嗣子失位者時未當喪典主得權重

也月者大國篡例月小國時立納入皆爲篡辛日葬月達於春秋爲大國例主書從受位也〔疏〕穀梁傳云晉之名惡也其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與正而不與賢也注雍曰正謂適長也夫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嬖幸之由而私愛之道滅矣此卽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之義皆所以防愛爭雍之此論尤爲明通○注凡立至篡也○校勘記云聽衆立之爲立篡也當據鄂本作聽衆立之篡也解云立爲篡此衞人立晉是也衞宣爲衆所立嫌立無惡故使稱人以善其得衆書立無惡然下無廢上之義則亦不得立上衞宣聽衆立之則不能無惡故書人以善其得衆書立以見其篡美刺不相掩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君之立不宜立者弗子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大夫立則書書之者所以譏之也不書子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君之立正也通義云次當立正也君子以石碏爲非義之高者未爲大惡也其咎在衞人之立之也碏有討賊之功又順輿志定君安國鮮復責其不當立晉之先君乃可言也君子以石碏爲專矣得乎民者宜爲君晉因民之所欲立不辭讓而卽之雖因民之所欲立不辭讓而卽之雖非次當立而受之天子命之

微每施於此按春秋張義之書非記事之史以衞事而論桓公有子無子不可知州吁既誅國不可絕立晉本無可議然既誅國於臣下之手恐開後世權臣廢立之漸故書立以戒之明雖得衆者猶不免於篡其不得衆者可知矣春秋正詞曰春秋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中無空文○注不刺至重也○所書知所不書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舊疏云刺桓嗣子失位即不書晉之立故襄十四年衞侯衎出奔齊襄二十六年傳云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衞侯也彼注云欲起衞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衞侯惡明矣然則晉書立見惡則桓嗣無惡可知緣桓公被弒州吁自立嗣子之得全與否且不可知其不當喪典去得權重明甚故春秋矜而不刺也○注大國篡例月○舊疏云即此及莊六年夏六月衞侯朔入于衞哀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之屬是也而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不月者彼注云移惡于魯也○注小國時○舊疏云即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及文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入爲篡者小白陽生之屬是也○注卒日至國例○舊疏云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是也按注錄此者正以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衞侯晉卒十三年三月葬衞宣公從大國卒月葬月例無譏文見其得衆宜立之亦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也○注主書從受位也○舊疏云謂主惡晉之從立矣按晉得民心宜立猶以從受位主書其立亦責備賢者之義也繁露玉英云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此類是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疏〕左氏作矢魚傳云遂往陳魚而觀之與公穀觀魚同義史記世家作觀漁于棠彼注引賈逵左氏注云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漢書五行志亦作漁皆叚借字也孔疏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

何以書譏爾遠也〔疏〕左傳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曷爲遠

而觀魚〔注〕据浚洙也〔疏〕何水也据浚洙也○見莊九年傳曰洙者疏云然則近國北自有洙水故遠至棠地而觀魚乎故難之水也注云洙在魯北齊所由來舊

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疏〕注登讀至授也○校勘記云按此當作登讀爲得也來當誤衍古義云禮大學云一人貪

戾注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正義云以來爲戾與公羊本不同下傳云百金之魚公張之則登戾之說信矣按古來讀如釐故與戾音相近潛研堂答問云說文訓德爲升未詳其義又曰古文德與得通公羊傳登來之也齊人語以得爲登與升同義說文彳部德升也段注升當爲登是也此當同之德訓登者公羊傳登來之也何曰登讀言得齊人名求得爲得來唐人詩千水千山得得來得即德也登德雙聲按爾雅釋詁來至也呂覽不侵篇注來猶致也戾來同訓詩魯侯戾止傳戾來也登來之也通義云登來之者猶言得之也齊魯之閒無入聲呼得聲如登來之合鄭司農注大學引春秋傳曰登戾之即此文也來古音徂徠又轉爲戾故易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元咎畏鄰戒也九章曰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諂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以登戾反讀之正協韻則何氏謂其言大而急信矣曲口授者舊疏云高語之時猶言得來之至著竹帛乃作登字

百金之魚公張之萬錢矣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也

〔注〕解言登來之意也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如淳曰時以錢爲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食貨志又云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薛瓚曰秦以一

〔疏〕注百金至錢矣○公羊古義云食貨志曰漢興

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一斤爲萬錢則百金爲百萬錢矣何注與如薛二說皆合而司馬貞索隱取瓚注而非如說蓋未之考也又云顏遊秦漢戰國策云公孫閈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高誘曰二十金爲一金又云趙王封蘇秦爲武安君黃金萬溢高誘注曰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按此卽臣瓚所謂秦以一溢爲一金也按食貨志言莽制黃金一斤直錢萬蓋後漢或仍其舊故何以今法解之也史記陸賈列傳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黃金一斤直錢萬故王莽傳曰故事說相合通義云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故事如此之貴疑千是十誤且與錢萬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何邵公以百金當百萬錢實漢法也然魚價貴不至此本緣黃金方一寸重一斤謂之一金或可凡物以斤計者亦通言金百金之魚蓋大魚重百斤者與○注張謂至屬也○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鄂本冈作網釋文障作鄣周禮冥氏掌設弧張注弧張罿罻之屬所以扃絹禽獸義與此同障谷見僖三年傳云桓公曰無障谷是也通義云張者張弓矢以射也淮南時則訓曰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左氏經作矢魚朱文公據左傳言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非何義也俞氏平義云傳文但言張不言張罔罟何解非也詩韓奕孔修且張毛傳張大也桓六年左傳隨張杜注張自侈大也桓六年有百金之魚故公侈大之也上

文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下文曰登來之者美大之詞也然則此文言公之正所謂美大之也若以爲張罔罟則與上下文不屬矣亦未諦當　登來之者何注弟子未解其言大小緩急故復問之美大之辭也〈注〉其言大而急者美大多得利之辭也

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也諸諱主書者從實也觀例時從行賤略之〈疏〉通義云公自美大其能得百金之魚也按美大雙字詞論語爲政云孝乎惟孝包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也語意同○注實譏至譏也○繁露玉英云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詞也是實譏張魚而諱之言觀若以遠觀爲譏也穀梁傳云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漢書董仲舒傳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

天子之所立法以爲治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者也後漢朱暉傳云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韓詩外傳四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大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不兼小者天不兼大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爲爲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史記循吏傳公儀休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又云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乎董仲舒傳引此云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又禮記大學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皆言有祿之家不得下與百姓爭利既以南面諸侯而自等匹夫故深爲之諱也○注諸諱至實也○春秋之義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諱之正所以譏之若曰此惡也吾爲之諱爾聖

人文詞遜順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乃在乎是如此實譏張魚而言譏遠遠且譏則張魚之失不待言亦如莊之譏觀社則淫之惡不貶而自見矣○注觀例時○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及此是也均非禮故從行賤略之〔疏〕崇者

何濟上之邑也〔注〕濟者四瀆之別名江河淮濟爲四瀆〔疏〕杜云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水經注菏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高臺一丈許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菏也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又東逕方與縣大事表在今魚臺縣東北十二里棠與唐古通即二年公與戎盟之唐也亦作常詩魯頌閟宮居常與許是也毛傳謂常許魯南鄙西鄙許鄙田爲南鄙常爲西鄙也讀書叢錄云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國語魯語作棠潛左氏隱五年公觀魚于棠棠即常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春秋三棠邑一宋魯之界上矢魚于棠是也今魚臺縣一楚地伍奢長子尚爲棠君是也今六合縣一齊邑齊棠公之妻杜注不言棠所在余謂棠萊邑也左傳補注云水經注據杜注唐與棠自爲二地唐亭在魯竟內地亦非遠寰宇記棠水在宋州楚丘縣北五里合絕溝即此水也則不得爲濟上之邑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此下直接下傳釋曰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無貶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盛一十二字古者經傳異本後儒省兩讀始合併之漢石經公羊有傳無經此漢以前舊式可考者校勘記云○注濟者至四瀆○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風俗通引三正記曰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河者淮者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淮爲九流出龍圖也

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注將尊者
謂大夫也師衆者滿二千五百人以上也二千五百人稱師
無駭率師入極是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疏注
尊至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名氏故云此○注師
衆至是也○無駭事見上二年二千五百人爲師周禮夏官
序官有此文白虎通三軍云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
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
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
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
爲師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傳曰一
人必死十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横行天下蹈有萬
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五千人與何氏說同詩域樸云
六師及之箋云天子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
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則亦用公羊義彼疏引鄭志趙商問
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詩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
而稱六師不達其意又臨碩問雖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
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諸
六軍之師則鄭氏總言王文六師皆云六軍是鄭又持疑未

定也其實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之說自是周禮其以師爲軍
是春秋今文家說或夏殷之制不可通之周禮也馬氏景解
春集與閻百詩書云國語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
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先生曰
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謂爲追書者之常景按大雅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王文王也亦未有六軍故鄭箋曰二
千五百人爲師觀義疏最明夫以六師言則一萬五千人以
六軍言則七萬五千人是師少而軍多也又易師卦注云多
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此軍師
名實確有別者蓋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
若此詩六師及之及之是據當時實事不得云追書者之事
文王既有六師則武王大巡六師又何疑之有是以師爲軍
說尤明確上二年葛人向杜注云將卑師少稱人孔疏師
者衆也雖復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爲名取其衆義也故經不
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壹皆曰師從衆詞也經之大
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卿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
空舉將名大夫將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
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
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師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
從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帥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
文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
唯舉將名不言帥師言衆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

不合見經但所帥師滿師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者一旅之眾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爲人人卽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眾若其序列則將卑師眾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衞甯殖侵鄭是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注之常是杜孔並用公羊義也○注禮天子至一師○疑禮緯文也宜爲方伯三師諸侯二師白虎通三軍篇引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今穀梁有脫文也公羊昭五年傳舍中軍者復古也魯於春秋不得爲方伯而以二軍爲復古知次國二軍矣此注雖不言一師從可知也白虎通又云諸侯所以一軍者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此正班氏申言小國諸侯一軍之義班氏多用公羊兼採穀梁家說則今本有譌脫可知三略云聖王御世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古者一二皆積晝不無訛易也但何氏以師爲二千五百人其六師三師二師之師當古軍制萬二千五百人故魯二軍得二萬五千人魯頌修言其盛故曰公徒三萬則五倍于師矣鄭氏荅臨碩謂古春秋億萬之眾皆稱師似亦不專指二千五百人之數均與何氏微異

將尊師少稱將〈注〉師少者不滿二千五百人也〈疏〉注衞孫至是也○見成三年校勘記云廱鄂本改蓋本作將按此蓋誤涉左氏文也舊疏云不言卻克者科舉以言之

將卑師眾稱師〈注〉將卑者謂士也衞師入盛是也〈疏〉注將卑至是也○卽此是也孔疏以將卑爲大夫將尊爲卿與此異公羊以大夫屬將尊士屬將卑襄十一年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下卿蓋卽大夫也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此何氏義也正合三卿五大夫之數

將卑師少稱人〈注〉鄭人伐衞是也〈疏〉注鄭人伐衞是也○見上二年冬

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注〉分別之者責元率因錄功惡有小大救徐從王伐鄭是也〈疏〉通義云公羊郑婁是不言率師重君之義又奉本云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按疑衍一臣字謂君自將不舉其臣事統於尊也亦不言師卽謂不言率師君爲重故○注分別至小大○校勘記云元率宋本作元帥閩本監本毛本並作率舊疏云責元帥者凡書兵者是正不得故責之也因錄功惡有小大者卽將尊師眾而有功小將卑師少而無功爲惡小將尊

師衆而無功爲惡大也按繁露竹林云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傳其害所重也又云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故春秋凡書將者皆責元帥爲其重兵害衆構怨結禍更相報償故也而又錄功惡之大小者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也故士匄不伐喪而春秋大之子反內專政而外擅名而春秋予其平功惡不相掩而大小自見者也○注救徐至是也○僖十五年春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彼注云言次者刺諸侯緩於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是其將尊師衆無功故爲惡大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然則從王伐鄭實三國之君以刺王者故稱人若此注美其功大則似實微者矣不同者以經文稱三國稱人故即依人爲解也通義云捉此傳知經雖以稱人爲貶至圍入侵伐之等書人者皆將卑師少常詞非盡意義所繫次氏功罪之別多於月日詳略見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四終

常熟丁子泰校字
國鈞參校

公羊義疏七

隱五年九月盡十二月

句容陳立卓人著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注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石之室室謂之宮宮室互通故以入室解考宮也○注考成也○爾雅釋詁文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按何意以考爲成仲子之宮不取乎成夫人之禮也詩斯干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箋云考成也宣王於是築宮廟羣

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樂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注成仲至之事○左疏引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禮記雜記云成廟則釁之釁之說文酉部釁血祭也詩疏引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侯釁廟篇云成廟釁之以羊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皆元服盧注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以神事故亦同爵弁小戴君朝服者謂不與焉又云宗人曰請命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封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郤室制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其居室則考而不釁故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即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落之事是也古人緣生以事死生人入室有飲食之事故宗廟成亦祭以安其神焉其祭器成則以豭豚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詩疏引服虔云釁以豭豚爲落是也趙氏佑温故錄云古人用釁之禮不一定四年左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讀曰釁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筴雜記下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

則釁之以豭豚大戴禮亦有釁廟獨爲篇其見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龜人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掌珥於社禬祈於五祀釁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祈珥釁積其羊牲圉師春除蓐釁廐秋官則士師凡刲珥則奉犬牲犬人凡幾珥用號可也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康成注皆以祈即刲字珥即衈字用毛牲者刲用羽牲者衈皆取血以釁之事釁之者神之也先鄭則釁讀爲徼謂飾美之也是凡器皆用釁龜玉亦釁馬廐亦釁之也之廟社皆用釁主亦釁馬廐亦釁之也是凡○注不就至祭之○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歿而已冊府元龜晉孝武追崇庶祖母謚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公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以子貴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臧並繫子爲號祭于園寢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閔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于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食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

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議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宋書禮志孝武追尊簡文太后時羣臣希旨多謂宜配食徐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虞歜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適是以猶攻別宮而公子主其祀是以隱公爲桓立其母廟不配惠公可謂權衡悉合後儒責隱立宮以祭庶弟之母啟後世追尊妾母者不察之甚矣○注禮妾至廢矣○穀梁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禮記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即穀梁說范云貴賤之序即本鄭氏非正之義也惟穀梁以仲子爲孝公之妾隱公爲其孫故非隱爲失禮又彼傳云使公子主其祭范云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其所論於孫止書匡衡傳告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即此之子死則廢也漢書匡衡傳引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若然喪服小記又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妾母不世祭得祔諸妾祖姑者孔疏云當爲壇祔之耳義或然也其無妾祖姑者則小記所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女君適祖姑易姓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是也○注不

言至禮也○舊疏云欲決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皆言立者以其非禮故也○注加之至絕也○亦以決武宮煬宮皆是妾不合與宮連文又宮廟尊卑其名不合稱宮宜仲子以絕見其殊乎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注據無子不廟也疏君與適夫人也桓無子不廟也○舊疏云即上解於孫止是也其子死訖注據無子不廟也○舊疏云即上解於孫止是也其子死訖猶尚不祭其子未君之時不祭明矣按莊三十二年傳有子則廟無子不廟注自據彼傳爲解言未踰年君無子即不廟況未爲君之妾母乎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注尊桓之母爲立廟所以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之所以起其意成其賢也疏注尊桓至賢也○上元年傳云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故隱爲桓立尊其母爲得事之宜也通義云仲子之葬久矣初歿惠公之喪又遭天王崩三年之中遏密八音未可盛禮興樂故至是始祭不就惠公廟者配無二適也凡此皆見春秋之初魯猶秉周禮解詁箋云穀梁得之其曰成之爲夫人斯失矣禮妾祔于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謂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此士制也周爲姜嫄立廟設守祧一人世世不毀以

義起非常制也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禮也隱不成仲子爲夫人故爲之考廟宮若成之不得爲王母乎經所譏者正其不得立廟世祭且著其僭諸公之樂以明祖禰之廟且僭天子之樂大惡不可言也何君之以說故與何君全乖穀梁又以隱不宜讓故無賢辭以公羊不書立之例見之則考仲子之宮自非失禮元年傳於不書卽位曰成公意於仲子之喪告諸侯曰成公意二年傳於不書書子氏葬曰成公意又於此言成公意終始無惡文非善而何何氏墨守本經劉氏譏之愼矣

初獻六羽

初者何始也〔疏〕爾雅釋詁初始也同穀梁傳初始也六羽者何舞也〔注〕持羽而舞〔疏〕注持羽而舞○周禮舞師云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皇析白羽爲之形如帗也皇故書爲翌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又樂師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旌舞有干舞有人舞先鄭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旌舞者旄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後鄭謂帗析五采繒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如後鄭義六舞惟羽舞皇舞持羽而舞也所持何羽義具於下**初獻六羽何以**

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注〕僭齊也下傚上之辭〔疏〕注僭齊至之辭○廣雅釋詁云僭擬也漢書韓安國傳注僭儗也擬儗也卽齊之謂穀梁傳始僭樂矣注下犯上謂之僭本此爲義也傚釋文音下教反校勘記云此當本作下效故爲作傚音繁露王道云觀乎獻六羽知上下之差差亦僭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注〕佾者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疏〕注佾列至八風○白虎通禮樂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通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獨斷云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諸公六**〔注〕六八爲列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疏〕注六八至六律○白虎通禮樂云諸公之樂六佾象六律也通義云舊說非也佾以八人爲列於文从八王逸招魂章句云二八二列也夫人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也穀梁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殺六羽故言自八佾至於四佾皆八羽而成佾魯佾六羽爲每佾用樂矣雖於此經不然然足爲佾必八人之證繁露三代改制曰法商而王舞溢方法質而王舞溢樸法

文而王舞溢衒由此言之綴兆不必正方又不得以人數宜如佾數爲難按左疏引服虔說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二佾列八人每佾八人服晁而執戚則服氏蔡氏以八人爲佾杜氏以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八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爲說取何氏義以舞勢宜方故也諸侯四〔注〕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疏〕注四人至四時○白虎通云諸侯四四爲行獨斷云侯之樂四佾所以象四時白虎通云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是班氏用今文說何氏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按白虎通又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則魯詩公羊春秋皆以大夫無舞也通義云四八三十二此正制也左氏言諸侯六佾大夫僭諸公特詭詞以對耳又天子之大夫視諸侯故得通言大夫四佾矣按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自是左氏家說不得通之公羊孔氏雖欲合之謬矣蔡氏章句或亦取左氏義耳白虎通篇云天子樂八佾諸侯四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與公羊同通典引月令章句樂容曰舞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說郭引章句又云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明古文家以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也御覽引禮記曰天子宮縣四面舞行八佾判縣二面舞行二佾軒縣三面舞行六佾大夫逸禮語故與左氏說同諸公者何諸侯六大夫

公王者之後稱公〔疏〕通義云召公毛公畢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按僖九年經云公會宰周公注宰冶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是天子三公稱公也上三年宋公和卒注云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是王者之後稱公也詩篤公劉箋云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正義云后稷本二王後以有大功故封于邰明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其餘大國**稱侯**〔注〕大國謂百里也○孟子萬章云公侯皆方百里又云大國地方百里禮記王制同是公侯地同白虎通爵篇云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是也舊疏謂侯與公等者據有功言之又云其實凡平之侯正與伯等者皆非也繁露爵國云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

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十里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爲方百里者十得二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爲方百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宮府園囿萎圈臺沼椽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國口

軍此公侯制也小國稱伯子男注小國謂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圻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圻內千里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按何氏此注疑有脫誤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是夏殷之制春秋當以公爲一等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五十里故白虎通爵篇引公羊此傳下卽云殷爵三等爲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男衞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又曰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于百里不可空退人示優賢之義欲衰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不過七十里曰土有三等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倍制地之理體也多少不相配此班氏所據公羊家說也又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土三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土二品文少而實多凡五等宜是三等涉下五等而誤董生意以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周制其時周官未出其實周爵五等土五品也春秋殷制當公侯百里伯子男七十里矣故云土二品何氏於上大國稱侯注云大國謂百里則此注當云小國七十里與董生正合與班氏所據公羊說微異則又公羊先師之不同者俗儒習見孟子王制之文並何氏注亦改之謬矣通義云舊說此爲春秋改文從質然周爵雖五固分三等周禮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但春秋時變之又以伯子男同一位故桓文之序盟會恆先宋公次諸侯次伯子男錯雜列之左傳鄭伯男也王肅曰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公侯足句辭經書吳子而國語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皆以伯子男同等故也舍文嘉曰四方所瞻侯子

所望大國稱侯小國稱子梅子舉中以包之是也繁露爵國又云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為次國口軍三子男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為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為小國口軍三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為一等其不以七十里五十里為春秋制審矣　天子

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注〕相助也〔疏〕注相助也○類聚引風俗通云相者助也詩雝相維辟公傳禮記緇衣相亦惟終注並云相助也又月令命相布德和令鄭注相謂三公也相王之事也是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注〕據經但有祭公周公〔疏〕注據經至周公○見桓八年僖九年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注〕陝者蓋今宏農陝縣是也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春秋撥亂世以黜陟為本故舉黜陟以所主者言之〔疏〕校勘記云陝唐石經諸本同毛本陝作陝與訓文篆體合釋文陝失冉反一云當作郟古洽反王城郟鄏非何義又云召公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邵公云又作召按作邵乃俗字呂覽孟春紀命相布德和令高誘云相三公也出為二伯一相處乎內按書堯典云四岳史記注引鄭注云主四岳者謂之四伯則堯時稱岳四人殷周稱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注云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禮記樂記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詩下泉傳云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禮記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謂為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引此傳語禮記疏引異義云王者已有州牧所以復設二伯何欲使紲陟也何以為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為二所以稱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又以王命行天下為其畏故抑之也臣有所屈伯也史記燕世家云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白虎通封公侯云王者所以有二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主之自陝已西召公主之不分秋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主之自陝已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賢人主其易也乃俱致太平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其法度也又巡守篇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薇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于野樹之下詩甘棠序云甘棠美召公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箋云召伯食采于召作上公

爲二伯說苑貴德云詩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彼所引詩傳則魯詩說也三公佐君而治二相出巡故一相處內引周召事明二公出作方伯也○注陝者至是也○漢書地理志云宏農郡陝故虢國有焦城故焦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公羊問答云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據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爲界集古錄陝州石柱相傳以爲周召分陝所立以別地里御覽引十道志云陝州陝郡禹貢豫州之域周爲二伯分陝之地卽古虢國白虎通封公侯云所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毛詩譜云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則咸被其德故由陝分界也故周南所詠如江漢汝在今河南湖廣地水經注引韓詩序謂南在南郡南陽之閒謂周南也召南所載如南山則終南山也江沱則梁州之沱也在今陝西四川地則陝爲卽今之陝州明矣詩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皆謂由陝而南者也其陝以東之冀兗青徐豫揚陝以西之雍從可知也周承殷制分爲二伯王制所謂八伯者伯下之牧也夏則無文唐虞則詩崧高箋云當堯時姜氏爲四伯堯之末分爲八伯故尚書大傳云元祀巡守四岳八伯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末置之舜因而不改焉○注禮司至主土○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又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民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爲謀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者眾也重民眾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于實以微見著書鈔引異義云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與公羊說同也異義又載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大傅大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又立三少以副之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許氏以今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周之制也則許氏以今文家說爲前代制漢代今文正行故續漢志注引漢官儀云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也韓詩外傳八曰三公者何曰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人漢書百官

公卿表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論衡引書大傳云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霖雪不降則責之天公臣多弒主嬖多亂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水爲民害則責之地公御覽引書大傳又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是司馬主兵兵以順天除害故亦稱天公也按御覽引書大誓云乃告司馬司徒司空月令疏引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領三卿是周初自以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公故書牧誓亦止有司徒司馬司空也○注春秋至言之○上傳說諸公有二一王者之後一天子三公此傳止申言天子三公不及二王之後故解之正以天子三公主黜陟春秋撥亂之書黜陟爲本故偏取以明所主焉通義云主者主其黜陟也蓋春秋因事寓戒故於僭諸公詳之繁露考功名云考績黜陟計事除廢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擊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弄萬物各得其冥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又天地之行云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是王者黜陟以撥亂之義也始僭諸公昉於此乎疏昉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昉作放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注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羽譏本所當託者非但六也故不得復傳上也加初者以爲常也獻者下奉上之辭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夫樂本起於和順積於中然後榮華發於外是故八音者德之華也歌者德之容也故聽其音可以知其德察其詩可以達其意論其數可以正其容薦之宗廟足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宮足以協萬民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

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
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脈流通精神存焉正性故樂從中出
禮從外作也禮樂接於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而民
不敢爭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須臾
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姦邪六之是以古者天子諸
侯雅樂鐘磬未曾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離於前所以
養仁義而除淫辟也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
大夫士日琴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
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夏殷
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
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

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周時民樂其伐討也益異號而同
意異歌而同歸失禮鬼神例曰此不日者嫌獨考宮以非禮
書故從末言初可知〔疏〕包氏慎言云不可言惡大也王制曰
變禮易樂者誅僭天子犯誅罪故云
不可言按大戴禮本命云文武者罪及四世卽此變禮易
樂者是也○注傳云至始也○校勘記云宋本監本同鄂本
之作言其託始者卽上無駭入極紀履綸來逆女等傳是也
此傳不云託始正以魯隱上僭不始於是其在先者爲僭天
子又不可言故不得託始也○注前僭至羽議○校勘記云
議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議作譏浦云儀禮經傳通解
引作譏當據正僭八佾於惠公廟何氏必有所據經籍散亡
無以言之繁露王道云魯舞八佾如天子之爲是僭天子事
也又云獻八佾譏八言六是從僭六羽譏爲八佾諱故也通
義云前此羣公之廟已偏舞八佾今於仲子降一等猶僭諸
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言者譏始於此然六羽猶譏八
羽可知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此之類也按
禮記明堂位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
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

之樂也蓋魯祀周公本舞八佾以舞大武明昭公時猶用八季氏十五年傳子家駒曰八佾以舞大武明昭公時猶用八季氏之僭八佾有自來矣○注本所至上也○舊疏云由非六之故是以不得復發傳云上古已有六矣按語義未明何意謂本所當託者是八羽非但於六上古○注加初至常也○孔疏云上託始之傳也無緣遡及上古今諱八譏六故不復發傳如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恆用知者宣十五年初稅畝故杜云遂以爲常故云初杜於此不解初義明不與彼同按杜於此初偶有未解不得即據爲確義同一初文義自無二杜於傳文始用六佾下注云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惟在仲子廟用六則杜明以仲子之廟恆六羽矣○注獻者至之辭○左氏莊三十一年云齊侯來獻戎捷杜注獻奉上之辭又穀梁范注獻下奉上之辭禮記少儀云若獻人注於尊者曰獻儀禮燕禮獻庶子于阼階上注凡獻皆薦也皆於下奉上義合○注不言至文樂○祭統鄭注云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明朱干玉戚亦八列大夏亦執舞器故云互言是言佾則干舞在其中矣御覽引五經通義云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旄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是文樂象文武樂象武婦人無武事不得有武舞也解詁箋云諸侯不敢作樂天子得賜之樂樂以象先王之功也周於

姜嫄廟用樂舞以大濩則武舞矣此竇公傳之誤也周官云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王元晃所祭者諸侯既不得親祭妾母若妾祖母安得奏文樂乎按妾母雖使公子主祭當時必有違禮用樂者故春秋譏焉左傳云將萬焉杜不明言萬爲何舞據宣八年公羊傳則萬者干舞籥者羽舞萬羽不同而萬者爲文萬者爲武武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則以婦人廟亦有武舞非公羊義范云言佾于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疏引徐邈亦同范說蓋皆本之何氏也○注羽者至疾也○詩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傳萬舞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翟雉屬也知翟羽舞也按所載公羊說萬字宜衍通義云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儀猶獻也義或然也○注夫樂至於外○此下疑成語與禮記樂記文大同小異樂記云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繁而不殺盛而反本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

皆以具矣御覽引元命包云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于內動發于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宋注和盈于內鄉人邦國咸歌之發于外形四方之風也與繁露說合○注是故至容也○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史記樂書太史公曰正聲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漢書景帝紀詔曰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昭功也○注故聽至其容○樂書云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故聽其音可知其德也書堯典云詩言志詩周南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樂書又云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是察其詩可以達其意察其所歌詩意亦可達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又云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則數也故賓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牟賈述武舞云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是論其數可以正其容也○注薦之至萬民○樂書云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白帖引樂緯云受命而王爲之制樂樂其先祖

也周禮大司樂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又云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享先祖又云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鼖陰羽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中奏之皆享鬼神事也其實天神地示亦統之矣用之朝廷者周禮樂師云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鄭注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彼疏引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是出入升降皆有樂節之也又如儀禮鄉射燕諸禮皆有樂無非以序羣臣者也立之學官者周禮大胥云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云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鄉飲酒禮亦有升歌間歌合樂諸節皆取和協之義樂書太史公曰下以變化之也沿乎樂樂之典引河間獻王樂記古之黎庶是也○注凡人至行正○樂典引河間獻王樂記古之爲樂也本於詩今之爲詩也沿乎樂樂之典教不可復已故禮隱而樂淫樂節則禮和則樂是以心得其平焉斯須不違正樂則夷鄭之音不興正聲感人故宮動脾而和正聖人爲樂太史公曰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宮動脾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

賢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樂記云樂必發諸聲音形諸動靜人道也聲音動靜心術之變盡於此矣○注故聞至好施○樂書太史公曰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與此徵羽相易按徵屬夏於樂善好義以爲湯作濩事云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白虎通禮樂云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皆與此大同小異又五經析疑云聞角聲莫不惻隱而良者聞商聲無不斷割而無取義亦止本仁義禮智信按五行立說○注所以至正性○通流鄂本作流通宜據正樂記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樂書太史公曰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而正人心也董仲舒傳故聲發於和而於性接於肌膚藏於骨髓白虎通云故樂所以蕩滌反其惡也書鈔引樂緯云作樂所以防隆滿節喜盛也樂書云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斷割而無事者蓋本成語引之或殊也其於五行立說○注所以至正性○按五行立說○注所以至正性○樂記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皆甯樂書太史公曰故音樂者所以斷割而無事者蓋本成語引之或殊也其於五行立說○注所以至正性○樂記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

注和在心也又云禮自外作注敬在貌也又云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注文猶動酒動樂書太史公曰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漢書禮樂志云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注禮樂至順爭○樂記云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順○注故禮至入之○樂記云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又云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書太史公曰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禮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是也○注是以至辟也而須臾離禮則暴慢之形窮外不可須臾離樂樂書太史公曰故樂音者君子之所以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末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泆也○注魯詩至琴瑟○疑唐風山有蓲何不日鼓瑟傳也漢書藝文志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訓是爲魯詩東漢世習之者有高詡包咸魏應等自鄭氏箋毛而三家遂廢魯詩亡於永嘉之亂此其傳也白虎通禮樂云王者食所以有樂食天下之大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方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也所以明至尊奢法戒也又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

故但琴瑟而已故禮記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也但此以徹縣專屬諸侯爲異彼疏引熊氏云說題辭云樂無大夫士制鄭箴膏肓從題辭之義題爾又云無樂者謂祭祀之樂然則大夫士日琴瑟者治身之樂也故周禮小胥有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有工歌之樂而特牲少牢諸篇無樂也又按詩鄭風女曰雞鳴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雖特爲士言之其實縣中亦有琴瑟得包有大夫也戴禮言大夫不徹縣魯詩止諸侯以上朱氏彬經傳考證云記與三家之詩皆七十子後者各記所聞故有殊也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又云以樂侑食禮記王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又論語微子逸魯樂官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官周禮疏引鄭注云皆舉食之樂則諸侯與天子同食日舉樂不僅不徹縣焉○莊王者至作樂○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注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自虎通禮樂云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象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者禮象陰也初學記引五經通義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禁奢侈濫邪志通中和也漢書董仲舒傳敘化之情不得雅頌之音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繁露楚莊王云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

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王者先功成後治定故文武周公俱有樂功成即作而制禮必侯成王之世也○注未制至用之○白虎通禮樂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存殷禮也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未作樂之前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所以深入教化於人者又甚於今者用之又宜於世者而以先王禮宜之時引之是故王者未制禮之前因先王之樂宜於今者用之又宜於世者而

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史記注引庾蔚之云樂興於五帝禮成於三王樂興王者之始禮隨世之質文故作樂自黃帝堯舜始也韶磬招通○注各取至同歸○紹閩本監本毛本作紀依鄂本改正浦閩本本改禮記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舜之民樂其遭伐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遭伐而作濩武是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已者名之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已於已爲本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故樂名韶韶者紹也禹之時民樂其紹堯業故樂名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武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樂名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宋注舜服繼堯之業騶讀曰頻是卽異注舜服白虎通禮樂云堯曰大章者大明也白虎通禮樂云堯之業騶讀曰頻是卽異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救民之急也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周公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故樂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

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惟大夏取義微殊繁露楚莊王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承故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於始重本之義也然則周之大武本作於文王武王周公復有所增修耳文王爲受命之王故詩人皆推本爲說也堯樂有咸池又有大章者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矣周禮大咸然則咸池者堯所增修黃帝之樂大章則堯自作樂名也禮疏引熊安生說以大卷當大章泥於周禮大卷在咸池之上而樂記又以大章在咸池

上故也不知周禮順世代爲序樂記以大章爲主以其爲堯之正樂咸池則堯所增修異代之樂故次於下也樂記又云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云夏大也注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又云殷周之樂盡矣注言盡人事也周禮曰殷曰大濩周曰大武與周禮注同彼疏又引鈞命決云伏羲樂爲立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續又引樂緯云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堯曰大咸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王曰大武又引鈞命決云五莖禮樂志六莖五英互異宋注云六英者爲六合之英華五莖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亦望文生義耳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先儒有數義農等爲五帝者故亦可有樂周代已不存矣樂書云名與功偕正義曰名謂樂名也功者揖讓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章明韶紹以韻爲訓夏大武伐以義爲訓護即取本字爲義也○注失禮鬼神例曰○舊疏云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之屬是也○注此不至可知○舊疏云言考宮與獻羽實同日若置日於考宮上則嫌獻羽不蒙之獨日考宮以非禮而已故從下事言初初是非禮辭則獻羽非禮可知然考宮得變禮而不置於獻羽上者嫌別日故也知初非禮者正以初稅畝同文按何氏此注云嫌獨考宮以非禮書似又以考宮亦失禮與上注得變禮義異葢穀梁傳云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羊以仲子爲惠妾桓母隱即爲桓立亦不必遽爲其母立廟故仍疑其非禮與或獨爲衍字與穀梁傳曰初獻六羽始僭樂矣是亦以初爲非禮辭

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疏注邾婁至會也○杜云邾婁主兵故序鄭上孔疏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以其不稟王命故以主兵爲首雖小國主兵即序於大國之上欲見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爲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者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氏以楚人指子玉故如此解按邾主兵故序鄭上也伐宋而注言主會者邾婁會鄭伐宋故曰主會明邾婁當首其惡非會盟之會也

螟疏釋文螟蟲食苗心螣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蝥唯書螟者散文通矣京氏易傳曰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按左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曰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按左疏引舍人爾雅注云食苗心者螟詩疏引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子方卽蚼蛛見齊民要術今食苗心小青蟲長僅半寸與禾同色尋之不見故言冥冥難知也余族弟卿雲言乂有小白蟲藏在苗心么麽難辨有此卽禾葉變白色而不能放穗矣余按說文以螟爲食穀葉者誤按今南方苗將秀時有小青蟲匿於苗心大不及半寸不可見但視葉有纏絲亦謂之結蟲謂苗葉纏結穗不能出由心達葉俱爲所食重則枯槁輕亦收成減薄是說文與爾雅無異也禮記月令云仲春行

夏令蟲螟爲害注云暑氣所生爲災害也與蟊異物而同類左疏引陸璣又云舊說螟蟘蟊賊一種蟲也如言蟊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郭璞亦云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

何以書記災也〈注〉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公

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疏〉○注災者至至者○災閩本監本毛本同作災宋本作灾上三年傳曰記異也注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此災謂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異大於災也詩疏引洪範五行傳曰害物曰災易復云有災眚釋文引子夏傳傷害曰災國語周語云天降災戾韋注災謂水旱蟲螟之屬三年日食之後有衛州吁公子翬諸變此因觀魚失政在先螟災在後是爲隨事而至也白虎通引潛潭巴云災之爲言傷也隨事而詠異之爲言怪也謂先發感動之也○注先是至所致○疏及閩本監本毛本作急法十行本作急治誤隱公事見上左疏引孫炎爾雅注云螟蟘賊蟊賊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說苑貴德云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人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按元當作五類聚引漢含孳曰螟應苛刻文選注引彼注云苛

者切也與此苛令急法合詩疏云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緣政而致理爲兼通也經義雜記二云五行志云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魚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爲又逆臧蟜伯之諫貪利區脅以生贏蟲之尊也案何注公羊云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所致又春公觀魚于棠傳何以書譏遠也注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與董義合杜注左傳但言蟲食苗心爲災故書當以劉說補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注〉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略之也此公子彄卒日故云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也通義云前者引世本云魯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斿斿生文仲辰說文竹部笇讀若春秋魯公子彄取其音也按十二月無辛巳十二月小也辛巳爲十一月二十九日及六年正月初一日○注日者至大夫○上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此公子彄卒日故云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也通義云前者公觀魚于棠彄諫不聽此卒公曰叔父有臧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故爲隱公恩痛日之因以褒爭臣按公羊

不載億伯諫觀魚事然不能無故加恩孔義或然○注益師至此日○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卒欲見三世之法故不日以見所傳聞世大夫有罪無罪皆不日也下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傳疾始滅也是有罪不日又九年三月俠卒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是未命也惟彊與益師同無罪而彊當時實隱公有恩故因日以示義毛本閩本監本俠上有據字是也舊疏中標注同十行本衍當刪正浦云元年益師卒疏引此亦無據字

宋人伐鄭圍長葛疏杜云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鄉大事表云在今許州府長葛縣北十二里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南與龍淵水合水出長社縣西北東逕故城北鄭之長葛邑也春秋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社又按京杜並云長社縣北有長葛鄉斯乃縣徙於南矣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長社注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樹暴長因名長社方輿紀要長社故城在許州長葛縣西一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注據伐於餘丘不言圍疏通義云常辭國乃言圍又云邑而言圍者有四類長葛新城緡郊惡之言圍師及齊師圍成圍宋彭城圍戚國之言圍師及屬是也內諱取邑言圍圍洮圍台之屬是也○注據伐至言圍○舊解云即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是也

彊也注至邑雖圍當言伐惡其彊而無義也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所以不知鄭彊者公以楚師伐宋圍緡不言彊也疏注至邑至義也○通義云宋彊而無義圍蹙窮邑至於葬歲將爲明年取長葛見惡故張本於此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范云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亦惡其彊而無義也穀梁又云苞人民蹙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彼疏引廢疾云慶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爲輕斬樹木壞宮室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鄭釋之云苞人民蹙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爲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不可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爲毒害更重也劉氏逢祿難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爲長苞人民蹙牛馬斬樹木壞宮室侵伐入同有之不當以分輕重也○注必欲至圍也○繁露玉杯云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鄭伯志在滅段故如其意書克宋人志在得長葛故如其意言圍所謂逆而罪之不如徐而味之也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故表其意以惡其彊也○注所以至彊也○傳文彊也不明故注文申言其非謂鄭彊也僖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不仁之甚不言宋彊故知此非惡鄭也惟彼楚自

伐宋此注言公以者因魯乞師伐齊遂道伐宋罪坐所由故言公以也或涉彼下經公以楚師伐齊誤衍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五終

于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